

鴻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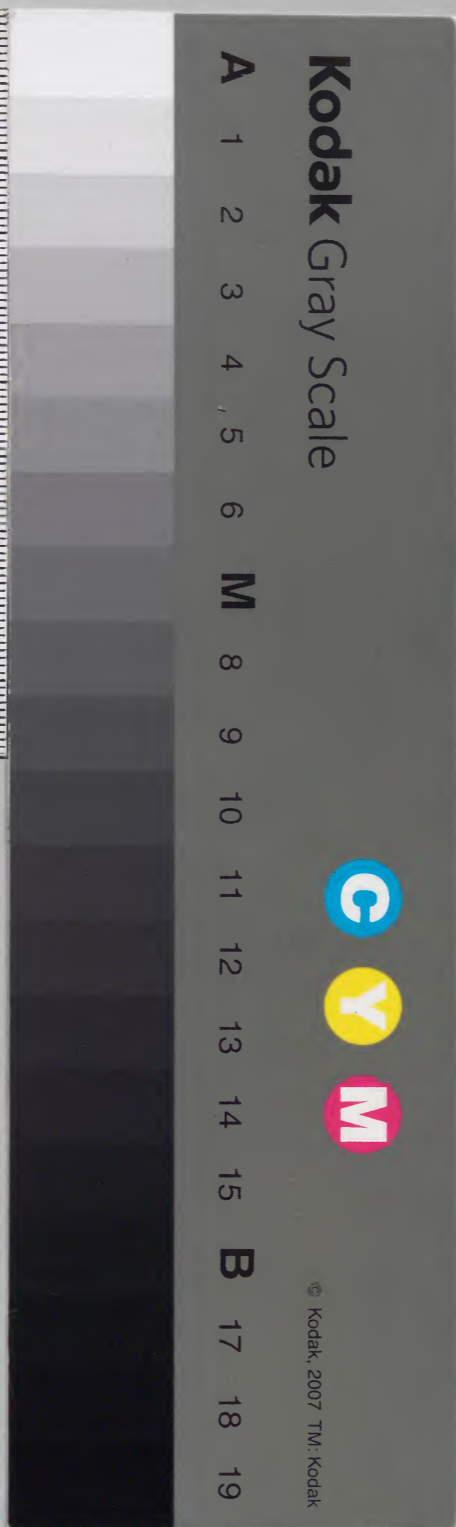
三十一之六



漢書門			
三	〇	五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〇	五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50
冊數	20	(8)
函號	367	51



第三十一卷

三教部

漢章文庫

神

諸神

五岳神

儒神

土竈神

觀音

高王經

白衣夫人

夢觀音

鴨欄木

真武

西江詞

真武降身

關聖

周新

竈神

陵陽土神

平江城隍

太學土神

神女

文昌從者

鹿神

鳥書

卷三十一目錄

一

厠神

五通神

鹽炭神

項羽

李果

天蓬神

邵婦

水神

子胥

江神

神女

六郎

河神

中元神

龍宮

洞庭君

海神

四將軍

河伯

村留神

戚瀾

卷三十一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三十一

明宣城劉仲達纂輯

三教部

太史湯賓尹刪正

神

諸神

五岳

儒神

土地

觀音

關聖

城隍

竈神

太學

土神

真武

文昌

鹿神

廁神

五通神

鹽神

炭神

天地精靈之氣無形與聲者正則為神邪則為怪若見於典祀著於人文而歲時歆祀之餘即物物有神槩不可究略揭羣祀或遺言之如女夷為花神乃魏夫人之弟子花姑亦為花神牛有牛王之祀而越俗有謬圖冉伯牛之像以祭者天下城隍名號不一世傳今燕都城

隍爲文丞相蘇州城隍姓白杭州城隍卽胡總制近更
周御史潮神卽伍子胥江神卽楚大夫屈原河神卽漢
相國陳平淮神爲唐之裴說濟神乃楚作大夫日神張
表月神文伸竈神張單幽怪錄載唐裴僕爲刷掠神刷
人泉帛分定之餘者山川雷雨神名旣繁如鼈神鼓神
靴神俱見于祀世紀載廩君射处鹽神又魏文帝薛美
人爲針神晉有高士爲筆神唐帝墨有小道士廁神爲
紫姑而欄圈墮籬俗祀竹姑葦姑塘姑箕箒諸姑不可
勝數而文士往往迎鸞扶乩神擒文作書大有神力者
新安江生善乩術呂純陽降筆詩文大非烟火語程文

學鍊乩則壽亭侯屢降響應非常中都王文學感三國
時石仙公陰神托于乩筆爲人治疾輒道揆文作字精
妙冠絕凡此皆精神相貫生歿一途無時不有無物不
然然靈氣聚則神明耗則離散此又造化間必然之理
月令廣義

五岳之神分掌世間人物各有攸屬如泰山乃天帝之
孫羣靈之府爲五岳祖主掌人間生歿貴賤修短衡岳
主掌星象分野水族魚龍嵩岳主掌土地山川牛羊食
啗華岳主掌金銀銅鍤飛走蠢動恒岳主掌江河淮濟
四足負荷等事

藏經

又覽真誥諸書按孔子爲太極上真公治九嶷山一云
廣桑山真君顏回爲明晨侍郎後爲三天司直一云與
卜商俱修文郎召公爲南明公張良爲門下侍中張衡
楊子雲爲北方鬼帝治羅酆山周公爲北帝師莊周爲
太玄博士嵇康爲中央鬼帝治抱犢山屈原爲海伯統
八海王弼爲丘監嚴君平尚在峨眉山鬼谷子爲太玄
師治青城山墨翟爲太極仙卿郭景純爲都錄司命治
雲臺山周顛爲鬼官司命季札爲北明公賈誼爲西明
都禁郎以治馬融事不當謫遷太山司馬郝鑒爲南門
亭長臧洪爲北斗天門亭長紀瞻爲北天修門郎與虞

譚更直守天門顧和爲執蓋郎溫太真爲監海伯杜預
爲長史王嘉徐庶何晏殷浩俱侍帝晨庾亮爲北太帝
前中衛大將軍孔融爲後中衛大將軍陶侃爲西河侯
蔡謨爲長史荀彧爲北明公賓友謝幼輿爲左副監
按孝經緯曰社土地之神土地旁濶未可書祭故封土
爲社以報功也左傳以共工氏子曰句龍平水土曰社
神或曰后土亦共工氏子又厲山氏子柱能植五穀故
祀以爲稷○古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植百
穀夏之衰也則棄繼之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
土能平九州是爲社稷神

蔡邕獨斷

馬郎婦觀世音也元和十二年菩薩大慈悲力欲化啖
右示現為美女子乃之其所人見其姿貌風韻欲求為
配女曰我亦欲有歸但一夕能誦普門品者事之黎明
徹誦者二十輩女曰女子一身豈能配衆可誦金剛經
至旦通者猶十數人女復不然其請更授以法華經七
卷約三日通至期獨馬氏子能通經女令具禮成婚馬
氏迎之女曰適體中不佳俟少安相見客未散而女歿
乃卽壞爛葬之數日有老僧杖錫謁馬氏問女所由馬
氏引之葬所僧以杖撥之屍已化雄黃金鎖子之骨存
焉僧錫挑骨謂衆曰此聖者憫汝等障重故垂方便化

汝耳宜善思因免墮苦海語訖飛空而去自此陝右奉

佛者衆泉州粲和尚贊曰丰姿窈窕鬢欲斜睨然郎君

念法華一把骨頭挑去後不知明月落誰家

感應傳

東魏定州民孫敬德者事觀世音菩薩甚虔後為橫賊
引妄杖承罪夜夢僧教誦救苦觀音敬德誦之有司行
刑刀三斫而三折監司具狀聞丞相高歡歡審扣其故
為表請免其死孫還家所奉觀音像項三刀痕因之稱
高王經也

感應傳

宋秀州春旱禱精嚴寺觀音有驗重裝聖像夏旱復請
郡守曾侯夢白衣夫人曰我固當為此方致雨然面目

不淨三十里無所見不能與衆聖會奈何明日詰其由
果匠者欲聖容明潤用雞子牛膠調粉故爾遂改新之
隨禱卽應繫年錄

嘉靖間荆王夢人云補我衣裳當保佑王子孫王曰汝
何物人曰但張目而視側耳而聽當自知之覺而不識
所謂一日偶閱畫見觀音像頓悟神語曰張目而視非
觀乎側耳而聽非音乎府旁有觀音閣王往視之棟宇
毀壞塑像爲風雨剝落矣亟命修飾立碑記之說聽增紀
萬曆十六年間閩中有雷法振居深山中以燒炭爲業
家有鴨欄木頗佳法振偶念欲刻觀音大士像未果一

日入山燒炭道遇猛虎勢將搏噬忽有美婦人當前叱
虎虎卽懾伏叩首而退法振再拜稱謝因詢婦人姓名
曰身是君家鴨木欄耳法振大悟遂如法雕刻終身奉
祀不敢茹暈虎薈

至元十三年江南初附于元民間盛傳武當山真武降
筆書西江月者刻印貼壁間其詞云九九乾坤已定清
明節候開花米田天下亂如麻直待龍蛇繼馬依舊中
華福地古月一陣還家當初指望作生涯歿在西江月
下輟耕錄順帝駐應昌以痢疾殂倉卒梓宮無備乃取
西江寺梁木以供用梁間隱隱有西江月一詞所謂歿

在西江月下也

朱潰民錄

通鑑載宋道君問林靈素願見真武聖像靈素曰容臣同張淨虛天師奉請乃宿殿致齋於正午時黑雲蔽日大雷霹靂火光中見蒼龜巨蛇塞於殿下帝祝香再拜告曰願見真君幸垂降鑒霹靂一聲龜蛇不見但見一巨足塞於殿下帝又上香再拜云伏願玄元聖祖應化慈悲既沐臨降得見一小身不勝慶幸須臾遂見身長丈餘端嚴妙相披髮皂袍垂地金甲大袖玉帶腕劔跣足頂有圓光結帶飛繞立一時久帝自能寫真寫成忽不見次日安奉醮謝蔡京奏云竊恐真君未易降於人

間昔日太宗皇帝曾命張守真請降亦有畫本藏于閣下乞取對之可見真偽乃宣取展看與見木並無差殊

帝愈悅

代醉編

俞保解川人萬曆間補戍騰越其妻王氏將粒米作信香日夕懇禱關聖祠積歲罄米若干保在伍夢關聖呼曰爾婦爲汝虔禱故來視爾爾欲歸乎保伏地願歸已不覺隨其馬蹄馳行獵獵猛風吹送有聲已落平沙柳林中識是解州城外因抵家扣王氏始疑保道所以方啓戶相抱痛哭隨詣廟謝明日復詣州言狀移文騰越察之稱保離伍僅一日而點軍簿復有關聖免勾四字

保軍遂得免王氏有詩曰信香一粒米客路萬重山一
香一點淚流恨入蕭關

耳談增

杭州城隍周新廣東南海人永樂間為御史後為湘江
憲使在內名為寒鐵在外稱為神明後因紀綱之謗被
害彭叅政作公傳曰上常見衣紅者立日中間為誰云
臣周新上帝以臣剛直命為城隍云

越志

黃帝作竈歿為竈神

淮南子

竈神晦日歸天白人罪

萬

事術

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
治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
者奪筭筭一百日故為天帝督使下為地精巳丑日日

出卯時上天禺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
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大帝長兄礪上童子突上紫
宮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一日竈神名壤子也

酉陽雜俎

張杲建炎二十二年知宣州夜夢神人告曰我陵陽山
土神也明日午有大水漂沒城郭公可祇橫澗遇老人
宜丐免之果如期抱民籍至澗一老人橫笛乘牛來水
亦暴至懇告弗答至再乃問何以知之公具以實白老
人曰我奉上帝命不敢違公以不得請遂抱籍入水歿
城不沒未幾冊載一靴浮至城北鐵冶里而止郡人因
求公屍具衣衾葬焉

寧國志

慶元間平江市人周翁瘡疾不上乃以昏時潛入城隍廟中伏臥神座下祝史莫知也夜且半見燈燭陳列兵衛拱侍城隍臨軒坐黃衣卒從外領七八人至庭下衣冠拱侍王問曰吾被上帝勅命此邦行疫汝輩各爲一方土地神那得稽緩皆頓首願聽其中一神向前白曰某所主孝義坊誠見本方居民家家無過惡恐難用病苦困之王怒曰此是天旨汝曹小職掌只合奉行神復白曰旣不可免欲以小兒充數如何王沉思良久曰若此亦得免遂各諾而退周翁明旦返舍具人告焉皆哂爲狂譫無一信者至二月城中疫癘大作唯孝義一方

但童稚抱疾始驗周語不誣迨病者安痊坊衆相率歛

錢建大廟以報土地之德

夷堅志

興化陳文龍度宗時狀元及第德祐末歸守本州北兵入閩不屈生縛至杭初文龍在太學累試不入格一日夢太學土神岳侯請交代自謂必歿于學恒悒悒不樂旣而廷對第一仕宦顯達前夢不復記矣及守鄉郡又夢神通詩首言交代後著年月曰至元心甚駭愕未幾國亡家陷身俘至杭拘繫于太學病將絕以前夢語故人趙有得因歎曰社稷人民一旦易主此天數也皇宋未亾之前鬼神已奉其正朔矣吾病且歿而適囚太學

得無爲太學士神乎果卒

臨安抄

始皇與神女遊而忤其旨神女唾之則生瘡始皇怖謝神女爲出溫泉洗除後人因以爲驗

初學記

梓童文昌君從者曰天聾曰地啞蓋帝君不欲聰明之盡用故假聾啞以寓意且夫天地豈可聾啞哉

石勒嘗傭於臨水爲遊軍所囚會有羣鹿傍道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老父謂勒曰何來群鹿者我也君應爲列國主故相救耳

十六國春秋

天台有民姓王常祭廁神一日至其所見着黃女子云某廁神也君聞螻蟻言否民曰不聞遂懷中取小盒子

以指點少膏如口脂塗民右耳下戒之曰或見蟻子側

耳聆之必有所得民明且見柱礎下羣蟻紛紛聽之果

聞相語云移穴去煖處傍有問之何故云其下有寶甚

寒住不安民伺蟻出訖尋之獲白金十錠

葆光錄

宋嘉泰中大理寺斷一大辟處決數日矣獄吏在家昏

時有扣門者出視之卽向所決囚也驚問曰你何爲得

至此囚曰某死已無憾但有一事相免泰和樓五通神

皆某等輩近有一他適見虛其位某欲充之因無執憑

求一差檄如尋常行移但明言差充某位神得此爲據

可矣吏不得已許之又曰煩製花帽袍帶之屬出銀一

笏曰以此相酬言訖而去吏不敢泄其事乃為書牒一
道及製靴帽袍帶候中夜焚之次日夢有騶從若王者
下車鄭重致謝而退經數月邂逅東庫專知官因言東
庫中樓上五通神日夜喧鬧如爭競狀知庫人不得安
息酒客亦不敢登樓飲例課甚虧無可奈何吏遂以向
日所遇密告之各大駭異相與增塑一神于內是日即
安妥如故 武林聞見錄

李嗣昭守上黨為汴人所圍城中鹽炭盡嗣昭禱天地
俄而地生鹹取以煎鹽甚羨又復掘得石炭晉王自將
解圍躬奠其地立二廟曰鹽神炭神 海錄碎事

為神

項羽

李果

劉太尉

邵婦

項羽為沐山王據吳興太守正衙為祠太守避不敢居
每蒞任則殺牛祭之不然立歿唯臨汝侯蕭猷至每享
神輒對飲盡歡比散神像亦色赭又嘗為猷破大盜 山
堂肆考

李果為洛陽令嚴毅公正吏民畏之有劉兼者過其境
夜聞戶外語聲曰古今正人李令是也見其行事令人
破膽我輩可為他縣血食開戶視之無物乃鬼神也 合
壁事類

紹興辛巳冬虜人南侵朝廷遣大軍東屯以遏其衝主

將每遣小校四出探望有何兼資者領衆至六合西望
忽見一軍自西北來其行甚速號令下寨兼資與所部
隱蘆荻中須臾傳令曰荻林中有人否一人曰彼中乃
生人與吾無關兼資知其鬼兵也乃詣寨門請見曰某
宋劉太尉下踏白軍也須臾召入中一人廟坐服色如
天神又四神分坐左右兼資拜問神兵何事西向者曰
此天蓬神司主事也我四人張巡許遠雷萬春南霽雲
也兼資曰唐書言大王守城凡食三萬餘人果否巡曰
有之而實不然所食皆已死者非生人也兼資曰史言
張大王殺愛妾許大王殺愛奴以享士否巡曰非殺也

妾見孤城危逼効死自刎許奴亦以憂悸暴死因意以
享士蓋堅士卒心耳兼資顧雷向上一激何也雷曰當
時實着六箭而五着堦墜虜傳吾向着六箭吾亦當之
庶揚名以威虜耳須臾命酒惟天神者不食良久巡謂
兼資曰歸語汝主將吾奉天符助兵此虜悖並當取其
首以報上帝語訖命引兼資出及至舊所無復人矣不
半月有阜角林之捷未幾逆亮有龜山之禍皆如其言

撫青雜說

建寧府建陽縣寶山乃南嶽忠靖王行宮香火甚盛士
大夫祈靈乞夢殆無虛日後宮裝塑宮娥從者未得其

貌偶邵郡一富婦來廟獻香匠即以塑之婦不之知後
偶患頭瘡服藥不効偶一醫者曰寶山有一官娥狀貌
宛如判闔今為雨漏濕像之首不會修整富家異其言
亟遣人往視之果然即命匠者修整其瘡即愈

夷堅志

水神

子胥

水府

龍神

神女

六郎

李彥佐

村留

鄱陽

洞庭

三娘子

河伯

昔子胥歿於吳而浮尸於江吳人憐之立祠於江上名
曰胥山吳錄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百里故曰江上
文種城於越而伏劍於山陰越人哀之葬於重山文種
既葬一年子胥從海上負種俱去游夫江海故潮水之

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是以枚乘曰濤生
記焉

水經

秦昭王使季冰為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神歲取
童女二人為婦冰以其女與神為婚徑至神祠勸神酒
酒杯恒澹澹冰厲聲以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牛鬪
於江岸傍有間水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鬪疲極當相助
也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
歿蜀人慕其氣決凡壯健者因名冰兒也

風俗通

征途記曰蕭愔曾遇洛神女相見後至葭萌逢雨認得

香氣曰此雲雨從巫山來獨我知之

五色線

韋浦遇鬼客歸元景云早給事馮六郎于河中浦曰六郎何人歸曰馮六郎名夷即河泊軒轅天子之愛子也浦曰馮何得第六曰馮水官也水成數六耳

河東記

李彥佐在滄景太和九年有詔召浮陽兵北渡黃河時冬十二月至濟南郡使擊冰進舟冰觸舟舟覆詔失彥在驚懼令津吏不得詔盡死吏懼具請公一祝禱于河冀憑盼蠻而有以復也彥佐乃令具爵酒及祝傳語詰河詞卒忽有聲如雷河冰中斷可三十丈乃沉鈞一鈞隨勾而出封角如舊惟篆印微濕耳

唐闕史

王勃字子安文中子之孫蚤負俊聲其父福時官洪都

勃自汾省覲舟次馬營阻風濤不得進因泊廟下夕縱觀忽見一叟坐石磯上鬚眉皓白顧盼異常遙謂勃曰少年子何來明日重九滕王閣有高會若往會之作爲文詞足垂不朽矣勃笑曰此距洪都爲程六七百里豈一夕所能屆耶叟曰茲乃中元水府是吾所司子若決行吾當助汝勃方拱謝忽失叟所在依其言發舟清風送帆倏抵南昌次旦入謁果不爽期時都督閻公有壻吳子章與筵公令宿構序文欲以誇客及燕先授簡四座四座咸辭次第至勃受命不讓時勃年十四坐於席末閻公意不平乃命吏候於勃傍俟下筆即報勃初

起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笑曰老生常談耳次云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曰故事也又報曰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而引甌越公卽不語俄而數吏沓至報公卽領頤而已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不覺矍然曰真天才也頃而文成公大悅子章聞之慙而退公私燕勃旣行贈以五百縑迨回船至馬當見前叟依然坐石磯上勃趨進拜謝仰而陳詞曰某昨蒙冥祐謹已啣德矣不識此生休咎可得聞乎叟曰少年子無以進取爲也子神強骨弱氣清體羸目精不全腦骨虧陷但恐秀而不實終非遐遠耳此自天定子將奈何雖然

吾少有煩於子昔吾與長蘆神戲欠彼博債今子過其祠下可焚陰錢十萬爲吾償之言已冉冉沒於水際勃後經長蘆偶忘前約忽有羣鴉飛集檣上舟不得前勃悟焚錢遂獲利濟勃後竟罹天折一如老叟之言撫言唐衛國公李靖徵時嘗射獵靈山中忽遇羣鹿乃逐之會暮欲捨不能俄而陰晦迷路茫然不知所之悵悵而行悶益甚極目有燈火光因馳赴焉旣至乃朱門大第墻宇甚峻扣門久之一人出問靖告迷道且請寓宿人曰夫人初欲不許且以陰黑客又言迷不可不作主人邀入廳中有頃夫人來年可五十歲青裙素襦神氣清

雅宛若士大夫家靖前拜之夫人答拜曰兒子皆不在
不合奉留今天色陰晦歸路又迷此若不容遣將何適
然此乃山野之居兒子還時或夜到而誼勿以爲懼既
而食頗鮮美然多魚食畢夫人入宅二青衣送牀席裯
褥衾被香潔皆極鋪陳閉戶繫之而去靖懼不敢寢端
坐聽之夜將半聞扣門聲甚急又聞一人應之曰天符
報大郎子當行雨周此山七百里五更須足無慢滯無
暴厲應者受符入呈聞夫人曰兒子二人未歸行雨符
到固辭不可違時見責縱使報之亦以晚矣童僕無專
任之理當如之何小青衣曰適觀廳中客非常人也盍

請乎夫人喜因自扣其門曰郎覺否請暫出相見靖曰
諾遂下堦見之夫人曰此非人宅乃龍宮也妾長男赴
東海婚禮小男送妹適奉天符次當行雨計兩處雲程
合踰萬里報之不及求代又難輒欲奉煩頃刻間如何
靖曰靖俗人非乘雲者奈何能行雨方可教卽唯命耳
夫人曰苟從吾言無有不可者遂勅黃頭鞞青驄馬來
又命取雨器乃一小餅子繫于鞍前戒曰郎乘馬無漏
銜勒信其行馬跑地嘶鳴卽取餅中水一滴滴馬鬃上
慎勿多也於是上馬騰騰而行倏忽漸高但訝其隱疾
不自知其雲上也風急如箭雷霆起于步下於是隨所

躍輒滴之既而電掣雲開下見所憇村思曰吾擾此村多矣方德其人計無以報今久旱苗稼將悴而雨在我手寧復惜之顧一滴不足濡乃連下二十滴俄頃雨畢騎馬復歸夫人者泣于廳曰何相誤之甚本約一滴何私下二十尺之雨此一滴乃地上一尺雨也此村夜半平地水深二丈豈復有人妾已受譴杖八十矣但視其背血痕滿焉兒子亦連坐奈何靖慙怖不知所對夫人復曰郎君人世間人不識雲雨之變誠不敢恨只恐龍師來尋有所驚恐宜速去此然而勞煩未有以報山居無物有二奴奉贈總取亦可取一亦可唯意所擇於是

二奴出來一奴從東廊出儀貌和悅怡然一奴從西廊出憤然勃然拘怒而立靖曰我獵徒以鬪猛事今但取一奴而取悅者人以我爲怯也因曰兩人皆取則不敢夫人旣賜欲取怒者夫人微笑曰郎之所欲乃爾遂揖與別奴亦隨去出門數步回望失宅顧問其奴亦不見矣獨尋路而歸及明望其村水已極目大樹獨露而已不復有人其後以兵權靖寇雖功蓋天下而終不及於相豈非東奴之不得乎向使二奴皆取卽極將相矣

續玄怪錄

唐儀鳳中有儒生柳毅者應舉下第將還湘濱道左有

婦人牧羊於道傍，乃殊色也。然而蛾臉不舒，巾袖無光，凝聽翔立，若有所伺。毅詰之，婦泣而對曰：妾洞庭龍君小女也。配嫁涇川次子，爲所厭薄，迨訴頻切，又得罪舅姑，毀黜至此。聞君將還吳，密通洞庭，或以尺書寄托可乎？毅曰：聞子之說，氣血俱動，恨無毛羽，不能奮飛，是何可否之謂乎？女悲泣且謝曰：洞庭之陰有大橘樹焉，扣樹三闕，當有應者。女遂于襦間解書，再拜以進。東望悲泣，若不自勝。毅乃置囊中，因復問曰：子之牧羊，何用女？曰：非羊也。雨工也。何爲雨工？曰：雲霓之類也。數顧視之，則皆嬌顧怒步，飲齧甚異，而大小毛角，則無別羊焉。毅

又曰：吾爲使者，他日歸洞庭，幸勿相避。女曰：寧止不避，當如親戚耳。語竟，引別乘去。還家，乃訪於洞庭，果有杜橘，遂向樹三擊。俄有武夫出於波間，揭水指路，引毅以進。始見樓閣相向，門戶千萬，奇草珍木，無所不有。曰：此何所也？夫曰：此靈虛殿也。諦視之，則人間珍寶悉于此矣。奇秀深杳，不可殫言。俄而見一人，披紫衣，執青玉出，則洞庭君也。乃交拜于靈虛之下。毅曰：毅大王之鄉人也。昨驅涇水，右浹見大王愛女牧羊於野，風鬟雨鬢，所不忍視。託書於毅，今以至此。洞庭君覽畢，以袖掩面而泣，哀咤良久。君以書授宦人，令達宮中，須臾宮中皆動。

哭君驚謂左右曰無使有聲恐爲錢塘所知毅曰錢塘
何人也曰寡人之愛弟昔爲錢塘長其勇過人昔堯遭
洪水九年者乃此子一怒也近與天將失意塞其五山
上帝以寡人有薄德於古今遂寬其同氣之罪語未畢
而大聲忽發天折地裂宮殿擺簸雲烟沸湧俄有赤龍
長千餘尺電目血舌朱鱗火鬣項掣金鎖鎖牽玉柱千
雷萬霆激繞其身霰雪雨雹一時皆下乃臂青天而飛
去毅恐蹶仆地君親起之曰無懼幸爲少盡繾綣因命
酌互舉以款俄而祥風慶雲融融怡怡幢節玲瓏簫韶
以隨紅妝千萬笑語熙熙後有一人自然蛾眉明璫滿

身綉縠參差迫而視之乃前寄辭者然若喜若悲零淚
如絲須臾香氣環旋入於宮中君笑謂毅曰涇水之囚
人至矣有頃君復出與毅飲食又有一人披紫衣執青
玉貌聳神溢立于君左右謂毅曰此錢塘也毅起趨拜
之錢塘亦盡禮答焉謂毅曰女姪不幸爲頑童所辱賴
君信義致達遠寬毅撫退唯唯錢塘曰辰發靈虛已至
涇陽午戰於彼未還於此中間馳至九天以告上帝帝
知其寬而宥其失前所譴責因而獲免然剛腸激發不
遑辭候驚擾宮中復忤賓客愧惕慚懼不知所失因退
而再拜君曰所殺幾何曰六十萬傷稼乎曰八百里無

情郎安在曰食之矣君憮然曰頑童之爲是心也誠不可忍然汝亦太草草是夕遂宿毅於凝光殿明日又宴毅於凝碧宮他日又宴毅於清光閣錢塘喟然曰涇陽之妻則洞庭君之愛女也淑性茂質爲九姻所重不幸見辱於匪人今則絕矣將欲求託高義世爲親戚使受恩者知其所歸懷愛者知其所付豈不爲君子始終之道者毅肅然而作歛然而笑曰誠不知錢塘君孱弱如是毅始聞媵九州懷五岳洩其憤怒復見斷鎖金掣玉柱赴其急難毅以爲剛決明直無如君者蓋犯之者不避其死感之者不愛其生此真丈夫之志奈何簫管方

洽親賓正和不顧其道以威加人豈僕之素望哉錢塘乃逡巡致謝益與毅爲知心友明日毅辭歸洞庭君夫人別晏毅于潛景殿男女僕妾等悉出預會使前涇陽女當席拜毅聊致慇懃毅始雖不納錢塘之請然當此席殊有歎恨之色宴罷辭別滿宮悽然贈遺珠寶須臾埋沒前後毅於是復循途出江岸見從者十餘人擔囊以隨至其家而辭去毅因適廣陵寶肆鬻其所得百未發一財以盈兆遂爲淮右富族娶張氏又娶韓氏數月韓氏亡徙家金陵有媒氏曰有盧氏女范陽人也父名曰浩嘗爲清流宰晚歲好道獨遊雲泉今則不知所在

矣母曰鄭氏前年適清河張氏不幸而張夫早亡母憐其少惜其慧美欲擇德以配焉不識何如毅乃卜日就禮仰居月餘毅因晚入戶視其妻深有類于龍女而逸艷豐厚則又過之因與話昔事妻曰余卽洞庭君之女也涇川之寃君使得白啣君之恩誓心求報洎錢塘季父論親不從分無見期復欲馳白又值君子累娶當張韓繼卒君卜居于茲故余之父母乃喜余得遂報君之意今日獲奉君子咸善終世死無恨矣因嗚咽泣涕立下對毅曰始不言者知君無重色之心今乃言者知君有感余之意君附書之日笑謂妾曰他日歸洞庭慎無

和避誠不知當此之際君豈有意於今日之事乎

異聞集

揚州有趙都統號趙馬兒提兵船往援李壇於山東舟至登萊殊不可進滯留凡數月嘗於舟中見日初出海門時有一人通身皆赤眼色純碧頭頂大日輪而上日漸高人漸小凡數月所見皆然○閻羅王二子長名江

次名海

庚乙編

黃河之南陽武下埽在汴京西北數爲湍潦所敗每一脩築至用丁夫數十萬虜皇統中嘗決溢發卒塞之朝成夕潰汴守募能沒者探水底一漁叟自言能潛伏一晝夜遂命備牢醴先祭河神然後遣之入半日而出曰

下有長蛟爲害故婦不能堅非殺之不可須得寶劍乃
濟蛟方熟寢於百丈之淵斬之易也守取鎮庫古劍付
之將入又言曰願集衆舟於岸許以相俟至於水變赤
色則令至中流及期水赤漁攜蛟首奮而登舟洪流陡
落卽時埽寧守欲奏以武爵辭不受多與金帛亦辭旋
踵而歿守爲立祀於其處請於朝封爲四將軍以爲龍
女三娘之子塑像立於傍靈應甚著訪漁家無有知者
亦不著姓氏第識者疑爲神云 夷堅志

宋時弘農馮夷華陰潼鄉隄首人也以八月上庚日渡
河溺歿天帝署爲河伯又五行書曰河伯以庚辰日歿
不可治船遠行溺沒不返

舊有村留神像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人出村留曰
我貌醜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於是拱手與言曰
出頭見我村留乃出首班於是以脚畫地村留覺之便
還沒水故置其像於水唯背以上立水上 水經註

餘姚戚瀾字文湍景泰二年進士授翰林編修丁艱服
闋上京渡錢塘風濤大作有絳紗燈數百對照江水通
明丈夫九人帕首袴鞬帶劍乘白馬飛馳水面如平地
舟人大恐戚公曰毋懼吾知之矣推牕看之九人皆下
馬跪公問曰若輩非桑石將軍九弟兄耶曰然曰去吾

鴻書
二十七
喻矣皆散公命舟人返棹曰有事吾當還遂歸抵家謂
家人曰某日吾將逝矣及期沐浴朝服坐嚮九人率甲
士來迎行踐屋瓦瓦皆碎戈矛旌幟晃耀填擁頃公
卒後車騎騰蹕前後若有所呵衛者隱隱入室而滅後
瓊山丘文莊公夫人入京舟過鄱陽湖夜夢朱衣貴人
來見曰吾仲深故人戚瀾也見為水神昨奉天符應覆
斂日艘舟夫人慎毋渡舟子方解維欲行夫人急止之
瞬息大風舟行者皆溺明召夫人乃渡至京以告文莊
文莊感其意緘文祭之
楊山菴文集
劉氏鴻書卷之三十一

第三十二卷

三教部

四

陰神

明

宣城劉仙

慕軒

入冥和尚

浮提王

冥判

掠刷使

氤氲使

飛夫夜叉

鬼

武陽墓中

岳神助戰

番禺女鬼

棘闈鬼

安品子

點屍

木鬼

蔡邕作仙

陰鬼

鬼戶

倦鬼

鴻書

卷三十二目錄

正報

大之報德

敬君之義

掩骸遺報

不殺無辜

陰德之報

代父受殺

人冥時尚

大人慎

冥時

劍輪

三昧

卷三十二

劉氏鴻書卷之三十二

明宣城劉仲達纂輯

三教部四

太史湯賓尹刪正

陰神

冥和尚 冠萊公 髮僧

暢瑾 掠刷使者

昭宗初年鳳翔釋窳師者忽暴終三日而蘇云冥中游
歷入一門見數殿各有榜一殿署云李克用於牖間窺
有一黑龍眇一目中立鐵柱連鎖繫維之次一殿署云
朱全忠乃青鞞白額虎鎖繫如初而前有食噉人血狼
籍之狀次署曰王建黃金床上臥一白兔焉次署曰李
茂貞具冠冕如王者左右數侍女焉次署曰楊行密牕

牖卑暗不能細瞻問侍者曰此怪狀者何耶曰將來王者也旁廂數殿望之黯黯判官謂使者曰好送師回遂蘇事聞於官皆以爲妄其後一皆符合初師爲冥司所攝也一判官云和尚壽在而無祿召吏檢之只有乾荷葉三石因令著於簿審自此每斷厚食惟荷葉湯而已岐下號入冥和尚

宋高僧傳

寇萊公有妾蒨桃隨南遷再移光州蒨桃泣曰妾前世師事仙人爲俠今將別去敢有所托願葬杭州天竺寺萊公諾曰吾去非久也何之桃曰吾向不言恐泄陰理今欲去亦言無害公當爲地下主者浮提王也公不久

亦亡有王克勤見公於曹州境上擁驢北去克勤詢後

騎曰公何往曰閻浮提王交政也

代醉編

暢權自負才氣年六十餘始爲河伯相衛間一宰居常慷慨在縣唯尋術士日者問將來窮達而竟不遇或藉竊言於暢曰何必遠尋公部下伍伯判冥者也暢默喜其日入便具簪笏召伍伯升階答拜命坐設食伍伯恐聳不知所爲良久謂之曰某自揣才業不後於人年已六十官爲縣宰不辭碌碌守職但恐終不出下流要知此後如何苟能晚達卽且守之若其終無卽當解綬入山服餌尋道未能一決知公是幽冥主者爲一言也伍

伯避席色沮曰小人蒙公異禮如此是今日有隱於公
卽負深恩不隱卽受禍然勢不得已而言也某非幽冥
主者所掌亦冥中伍伯耳但於杖數量人之生歿凡人
將有厄皆先數定杖二十已上皆歿二十已下但重病
耳以此斟酌往往誤言於里中未嘗差也暢卽詰之曰
當今主者是誰曰公慎不可泄露鄰縣令某是也聞卽
當來此公自求之必不可言得之於某旬日縣宰果來
與暢俱詣州暢凌晨遠迎館於縣宅燕勞加等旣至乃
一老翁七十餘矣當時天下承平河北簿尉皆豪貴子
第令甚選名士老宰謝暢曰公名望高某貧賤幸因鄰

地豈敢當此優禮詞色感愧乃與之俱詣郡又與同歸
館於縣宅益爲款洽明日將別其夜延於深室具簪笏
再拜如問伍伯之言而加懇切老宰厲聲曰是誰言耶
詞色甚怒曰不白所言人終不爲公言也如是久之暢
不得已乃告伍伯之名旣而俛首拘怒頃刻吏白曰伍
伯於酒壚間暴卒暢聞益敬懼而陳乞轉懇乃徐謂暢
曰愧君意深禮重固不可隱宜灑掃一院凡有孔隙悉
塗塞之嚴戒家人切不可窺違者禍及其身堂上設榻
置案筆硯紙其夕宰入之令暢躬自扃鎖天明持鑰相
迓於此暢拂且秉簡啓戶見之喜色披面而出遙賀暢

曰官祿甚高不足憂也乃遺一書曰慎不先覽但經一事初改一官即開之後自此縣辟從事拜殿中侍御史入爲省郎諫議大夫發其書則除授時日皆不差及貶辰州司馬取視之曰爲某事貶也徵爲左丞終工部尚書所記事無有異詞

戎幕閑談

掠刷使者姓裴名璞杜陵韋元方外兄也璞任邠州新平縣尉元和五年璞卒於官長慶初元方下第將客於隴右出開遠門數十里抵偏店將憇見前武吏躍馬而來騎從數十而貌似璞見元方若識而急下馬避之入茶邸垂簾於小室中其徒御散坐簾外元方疑之亦入

其邸及褰簾入見真裴璞也元方驚喜拜之曰兄去人間復效武職何也陰吏之赳赳如此乎璞曰吾爲陰官職掌武士故武飾耳元方曰何官曰西川掠刷使耳職司人剩財而掠之元方曰何謂剩財璞曰人之轉貨求丐也命當得此忽遇物之稍稍或主人深顧所得乃踰數外數外之財卽爲之剩故掠之焉元方曰安知其剩而掠之璞曰主人一飲一酌莫非前定况財寶乎陰所籍其獲有限獲而踰數陰吏乃刷而掠之也元方曰所謂掠者奪之於囊耶竊之於懷耶璞曰非也當數而得一一有成數數外之財爲吾所運或令虛耗或索橫事

或買賣不及常價殊不關身爾始吾之生也嘗謂商勤得財農勤得穀士勤得祿只歎其不勤不得也然則覆舟之商早歲之農屢空之士豈不勤乎而今知勤者德之基學者善之本德與善乃理身之道耳亦未足以邀財而求祿也子之逢吾亦是前定合得白金二斤過此遺子又當復掠故不敢厚子之是行也故甚厚而分甚薄於涇殊無所得諸鎮平平爾人生有命殊不參差以道靜觀無復躁撓勉之哉

搜神記

朱起家居陽習年踰弱冠姿韻爽逸伯氏虞部有女妓寵寵艷秀明慧起甚留意寵尤繫心緣館院各別種碍

隔起一志不移精神恍惚有密友詣都輦起送至郊外獨行之次逢青巾短袍擔節杖藥籃者熟視起曰郎君幸值貧道否則危矣起曰駭異下馬揖之青巾曰君有急直言吾能濟起再拜以寵事訴青巾歎曰世人陰陽之契有繾綣司總統其長官號氤氲大使諸夙緣冥數當合者須鴛鴦牒下乃成雖伉儷之正婢妾之微買咲偷期仙凡交會華戎配接率由一道焉我卽爲子祝之臨去籃中取一扇授起曰是坤靈扇子凡訪寵以扇自蔽人皆不見自此七日外可合合十五年而絕起如戒往來無阻後十五年寵疫病而殂青巾蓋仙也

清異錄

進士薛淙元和中遊河北衛州界村中古精舍日暮欲宿與數人同訪主人僧會不在唯聞庫西墨室中呻吟聲迫而視見一老僧病鬚髮不剪如雪狀貌可恐淙乃呼其侶曰異哉病僧怒曰何異也少年子要聞異乎病僧略爲言之淙等曰唯唯乃曰病僧年二十時好遊絕國服藥休糧北至居延去海三五十里是日平明病僧已行十數里日欲出忽見一枯立木長三百餘丈大數十圍而其中空心僧因根下窺之直上其明通天可容人病僧又北行數里遙見一女人衣緋裙跣足袒膊披髮而走其疾如風漸近女人謂僧曰救命可乎對曰

何也云後有人覓但言不見恩至極矣須臾遂入枯木中僧更行三五里忽見一人乘甲馬衣黃金衣備弓劍之器奔跳如電每步可二十餘丈或在空或在地步驟如一至僧前曰見某色人否僧曰未見又曰勿藏此非人乃飛天夜叉也其黨數千相繼諸天殺人已八十萬矣今已並擒戮唯此乃其尤者也昨夜三奉天帝命自沙吒天逐來至此已八萬四千里矣如某之使八千人散捉此乃獲罪於天師無庇之耳僧乃具言須臾便至枯木所僧返步觀之天使下馬入木窺之却上馬騰空繞木而上人馬可半木見木上一緋點走出人馬逐之

去七八丈許漸入霄漢沒於空碧中久之雨下數十點
血意已爲中矢矣此可以爲異少年以病僧爲異無乃
陋乎 廣艷異編

鬼

晉暉少有膽勇初與王建爲盜夜泊武陽古墓中聞人
呼墓中鬼曰潁州設無遮會可同行墓中應曰蜀王在
此不可相從二人相謂曰蜀王誰是也暉曰行哥狀貌
有異於人必有不常之事後建嘗與飲敘舊暉曰武陽
墓中言果不誣耳建笑曰始望不及此 蜀檮杌志

神堯皇帝拜河東節度使九月領兵擊龍門賊夜過韓

津口聞小橋下二人語明日母大郎死我輩難亦不少
神堯問之二人拜泣曰我漢兵也奉岳神管押七十二
人赴龍門助將軍討賊我二人骸骨在此因少憇感傷
復問之謝言將軍大貴人也遂辭云大隊至矣頃疾風
蔽天而過明日破賊七十二矢皆中復得其矢 龍城錄

番禺鄭僕射嘗游湘中宿於驛樓夜遇女子誦詩云紅
樹醉秋色碧溪彈夜絃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

郭侍郎承嘏嘗寶法書一軸每攜隨身及應舉納試却
誤納書帖歸館取書帖觀覽則程試宛在篋中遽驚嗟
計無所出來往棘闈門外忽有吏詢其事具以實告吏

曰某卽換之然某家貧居興道里倘換得願以三萬錢見酬公悅許之遂巡賚程試入而以書帖出授公公愧謝而退明日歸親仁里以錢送詣興道里款問久之有家人出公以姓氏質之對曰主人歿已三日力貧未辦周身之具公驚歎久之方知棘闈所見乃鬼也遂以錢贈其家

佳話錄

郭鄴罷櫟陽尉窮居京輦盼嚮間常有二物狀如猿獮出入無不相逐所造之間如碍枳棘病於寒餒者數年百計莫之能絕一夕愁坐忽來告別云某久乘君厄渾不相離今將詣勝業坊王氏散其金帛鄴究問其事云

先得安品子郭言於表弟張生未甚信王素吝嗇一日與賓從同過鳴珂里見婦人靚妝倚門悅之遂召同列命酒爲歡時張生與其末頗以爲異密問之則安品子也品子善歌王氏悉以金帛贈之自是資貨日輸其門每歡洽酒酣略無所恹未經數年遂至貧困

劇談錄

成都漆工艾延祚建隆甲子歲爲賊所驅於郡置造漆器五月六日忽聞鼓鼙聲及南門火起乃宋兵至郡也延祚因上樹匿於濃葉間見大軍往來搜捕殺戮至夜遂下樹於積炭下臥至中宵聞傳呼頗類將吏有十數人且無燭炬因竊視之不見其形但聞按籍點姓名僵

屍聞呼一一應之唯不唱艾延祚而過僵屍相接猶檢閱未已乃知聖朝討伐逆屠戮之數奉行天誅故無誤矣
茅亭客話

贛州興國上洛山有木客乃鬼類形頗似人自言秦時造阿房宮采木者食木實得不死能詩時就人間飲酒

廣輿記

廣陵王瓊之爲信安令在縣忽有一鬼自稱姓蔡名喈喈或復談議誦詩書知古今靡所不諳問是昔蔡邕不答云非也與之同姓字耳問此伯喈今何在云在天上或下作仙人飛來飛去受福甚快樂非復疇昔也
齊諧記

永樂初嵒嵐一人年近六十妻妾子女不之以構疾迎醫醫診視曰君其鬼乎其人怒曰汝何出此不祥醫曰鬼無命門脉公無此故云其人遂泣下曰元綱失紐諸神皆曠職陰鬼無所攝故多得爲人旣爲公說破我去矣忽不見
耳談

高太史季迪談河南村中有一婦負娠以疾死後二年其夫至一酒肆見架上布被目屬久之蓋其時殮婦物也問曰此物奚至酒保曰有一婦人持以市餅曰此婦何來曰薄暮當至因竊伺之至夕其婦果至懷數餅而去乃踪跡之及墓遂隱次日告親友發棺見屍如故有

一兒坐其旁舉而視之笑語俱人因攜歸後成立生數
子今將四五十丁鄉人號爲鬼戶

鳩林子

昔人云人精強則神輔之困憊則鬼入之是誠有倦鬼
耶柳罵三尸韓逐五窮良有激也惟汝之來默默冥冥
非虺非螫無狀無聲不寢而夢不醉而醒不疾而疲不
嘆而呻若浮雲而未墜若負重而莫勝入人之首倏焉
如兀欲仰更俯求昂反屈若南郭子俛几而坐北宮子
喪志而出入人之目若眩五色注睇欲昧回瞬成黑如
昌黎之昏花步兵之眼白入人之手如摯如維將掉臂
而徒倚欲撫掌而離披墜何郎之筆落司馬之林入人

之足如糾如纏欲舉武如超乘比寸步於登天李白安
能脫靴於內陞謝安何以曳屐於東山至若青緇浩牘
玉笥陳編誦不能句讀未終篇惟汝一至令人茫然如
右軍之坦腹靖節之高眠又若汪洋與義信偃微言疑
思注想欲探其玄自爾一至忽若漶漫如尹文之坐幻
達摩之逃禪吾欲終南制汝而不能越巫索汝而不得
吾將抽戈淬刃懸桃薦棘出子於莽澹之野渡子於迢
遙之域胡不歸爾之樂土而顧留我之胸臆言訖假寐
有一人揚揚然勃勃然魁肩弛背垂頭曳趾而來曰爾
不聞大明升而羣陰伏乎天君主而百體從乎蟬螿之

出必以陰冥魑魅之見必以無人呂雉衰而蒼犬撼腋
晉侯蠱而黃熊入門使爾神定而無隙吾安能於爾而
見侵吾以安靜爲體柔廢爲形入乎優游之室憇乎偃
仆之林不與精強者爲伍而與懈怠者爲朋昔者董子
下帷吾不能窺其幕孫生閉戶吾不行其庭季子持錐
吾卽避其銳匡衡竊照吾不掩其明又如寒棲雪案影
伴螢燈啖黃蘗而不飽撫圓枕而長驚若此者吾卽望
風而去褰裳而行惟有貴介之子落魄之夫食厭梁肉
服羞綺羅游娛旣暇歌舞方餘徙倚高堂燕坐華居思
憇息而少安甚與我而相宜又有愚童下士惡習詩書

便目前之逸樂忘腹中之空虛絕想青雲之驥閑過白
日之駒每欠伸而無橫遂與我而相依蓋吾嘗入汝絳
室窺汝靈臺銀海茫洋玉樓虺頽心俱鴻鵠以俱往神
偕蝴蝶而飛來吾乃解汝繫絡弛汝形骸雖一見而顛
倒猶四顧而徘徊爾胡不自反而徒咎我爲謂我鬼耶
則宣室之談不及欲我祛耶則鬱荼之令誰何爾何不
勵精以爲刃淬志以爲戈銳志以爲棘矢殫力以爲桃
張吾卽遠離而永絕安能復受子之叨叨乎

祛倦鬼文

正報

舜禹契后稷皆黃帝子孫也黃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

澤深後世故其子皆復立為天子是天之報有德也史

記年表

昔吳郡太守張公直自守徵還道由廬山子女觀祠婢指女戲妃像人其妻夜夢致聘怖而遽發明引中流而船不行合船驚懼曰愛一女而合門受禍也公直不忍遂令妻下女於江其妻布席水上以其亡兄女代之而船得進公直方知兄女怒妻曰吾何面目於當世也復下女於水中將渡逕見二女於岸側傍有一吏立曰吾

廬君主簿敬君之義悉還二女

水經註

元唐珏字玉潛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修滌以養母

至元十五年戊寅總江南浮屠楊璉真伽怙寵橫行率其黨頓蕭山發宋家諸陵寢斷殘肢體棄骨草莽間珏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并貸得白金具酒醪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少年起請曰君儒者若是意將何為珏愀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眾謝曰諾乃斲木為櫃復以黃絹為囊各置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各藪地以藏詰朝事訖出白金酬之戒勿泄越三日總浮屠下哀陵骨雜馬牛枯骼築一白塔壓名曰鎮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明年上元珏出觀燈歸忽坐殞良久始甦曰吾見持書吏來告曰

王召君因導我往謁有冕旒坐殿上者數黃衣貴人降
揖曰藉君掩骸其有以報珏乃陞陞造王前王謂曰汝
受命竄且貧兼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
子三人田三頃拜謝而出遂覺自是總浮屠敗以歿山
陰人始有籍籍傳珏事者未幾越有袁治中爲子求師
得珏一見置賓館禮敬特加且告左右曰唐先生家甚
寒吾當料理使有妻有田不數月二事俱愜珏後獲三
子凡夢中神所許稽其數無一不合野史
宋曹彬前後帥師征討諸國凡降四國主江南西川廣
南湖南也未嘗殺一無辜功名顯著爲諸將之首諸子

賢令瑋琮瓌繼領旄鉞陶弼觀王畫像有詩曰蒐兵四
解降王縛教子三登上將臺其後少子圯追封王爵實
生光憲太后輔佐仁宗母儀天下累朝聖功仁德天下
懷慕以至濟陰生享王爵子孫昌熾世世無比非元功
陰德享報深厚何以及此雖漢之馬郭追無以過此嗚
呼盛哉繩水燕談

張邦昌旣坐竊位歿其族弟嘗爲郡居會稽府捕其家
良賤六十口寘于獄具奏待報張自料身爲逆人親族
當歿不疑與其明正刑書不若預爲之所乃囑推吏姚
時可吾自分必歿敢有請於君姚問其故曰吾藏金百

兩在某室篋中君往取之煩爲密營毒藥十數服俟誅命下卽與子弟輩共引決以後事累君姚不允曰事未可知朝廷仁政尚寬何必至是當爲公出探消息果不可免除爲此計未晚張再三瀝懇訖不可及奏上高宗諭輔臣曰邦昌之逆出於迫脅正已可哀其第相距三千里本非同謀豈宜加罪卽命盡釋之一家安堵如故張詣姚舍謝其全護之恩以所說百金爲餉拒不肯受至捐十之九亦然是時姚未有子後連生八男迨長立皆好學馳譽廷家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一謙者淳熙十一年繼之廷昂一夔及其他子悉爲名士越人以爲

陰德之報云

夷堅志

馮履祥七八歲卽警悟好讀書嘉靖壬子補邑弟子員丙辰四月十一日倭賊卒犯縣祥隨父出奔賊逼斷父左手且裂其背履祥以身蔽之泣訴曰此吾父也願無加害寧殺我賊竟刃之歿其妻袁氏遁於靈山時孕已彌月迨十七日夜夢一紅面神告曰汝夫爲父歿不可使無後吾當與汝一子產時無恐次日婦果生一子又值倭寇將入賊馬皆止策之亦不前賊不越境而回一方稍輯人謂靈山驃騎大將軍神威之庇與得兒夢符血履祥孝感所致云

萬姓統譜

氏鴻書卷之三十二終

陳氏年十十日交獲一珠面漸告曰或夫或父或夫不取
味害寧終非想竟衣之及其變遠及哉伏靈山神子
式手且疑其背身報以良藥之出指曰此吾友也
丙辰四月十一日對想卒外編新說父出本河江源文
燕身報十人慈哨警部被驚舊表前主二南身涼子員
劍舞文辭云 庚聖志

第三十三卷

三教部五

愆報

常住錢

三分天下

殺降人

賈克生勤

孫元弼

走馬報

嚴武

秦檜

東憲事

蔡居厚

灰骨

宋祚得失

番春木犁

夾允

瓜報

轉鳧 載身

陌上啼聲

真君

王明兒

林鎬

韓擒虎

王簫

武侯後身

五臺僧

還我山河

前身女子

奎宿蘇軾

秦王入寺

陽明前身

卷三十三目錄終

劉氏鴻書三十三

明宣城劉仲達纂輯

三教部五

太史湯密弁 刪正

愆報

莊椿云盜常住一文錢一日一夜長三分七厘利第二
 日夜利上又長利來世作牛馬償之所以云作一生之
 容易為萬劫之艱難若捨一文錢入常住一日一夜長
 福亦爾○牛日還八文馬日還七文 藏經
 高祖初取天下皆功臣謀士之力天下既定呂后殺韓
 信彭越英布等夷其族而絕其祀傳至獻帝而曹操執

柄遂殺伏后而滅其族或者謂獻帝卽高祖也伏后卽
呂后也曹操卽韓信也劉備卽彭越也孫權卽英布也
故三分天下而絕漢雖穿鑿疑似之說亦近乎報施之

理 通鑑博論

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人詐而同
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王朔曰禍莫大于殺已降此乃
將軍所以不得侯也 本傳 三代爲將道家所忌自廣至

陵遂亡其宗殊可哀警

賈充代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
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克引入一徑勤驚覺聞失

充乃出尋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徃求之果見充行
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
家事者必汝與荀勗旣惑吾子又亂吾孫問使任愷黜
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
斬張華汝之暗慙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旦夕加誅充
因叩首流血府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噐者是衛府
之勲耳終當使係嗣歿於鐘虞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
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
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充去忽然還營顏
色憔悴性理昏錯經日乃復至後縊歿於鐘下賈后服

金酒而歿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

搜神記

晉富陽縣令王範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閣下丁豐史
華期貳人通姦範出帳內督孫元弼聞丁豐戶內有環
珮聲覘視見桃英與同被而臥元弼扣戶叱之桃英卽
起攬裙理髮躡履還內元弼又見華期帶佩桃英麝香
囊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謗桃英與元弼有私而範不
察辨遂殺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罪後範
代還超亦出都範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忽然有
人扶超腋竟曳將去入荒澤中雷光照見一鬼面甚青
黑眼無瞳子曰吾孫元弼也祈願皇天早見申理連時

候汝乃今相遇超叩首流血鬼曰王範旣爲事主當先
殺之賈景伯孫文度在泰山玄堂下共定歿生名錄桃
英魂魄亦取在女青亭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揚都詣
範未敢言之便見鬼從外來遙入範帳至夜範始眠忽
然大魘連呼不醒向明小蘇十數日而歿妾亦暴亡超
乃逃走長干寺易姓名爲何規後五年二月三日臨水
酒酣超曰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
中以手搏超鼻血大出一升許數日而歿

廣艷異

唐張易之爲控鶴監弟昌宗爲秘書監昌儀爲洛陽令
競爲豪侈易之爲大鐵籠置鵝鴨於內中爇炭火銅盆

貯五味汁鵝鴨繞火走渴卽飲汁火炙卽旋繞表裏皆
熟毛盡落肉赤乃歿昌宗烹驢亦如前法昌儀取鐵楸
丁入地縛狗四足於楸上放鷹鷂活按其肉狗號叫酸
楚不復可聽易之曾過昌儀憶馬腸儀取從騎破肋取
腸良久乃歿后誅易之昌宗等百姓齧割其肉肥白如
猪肪煎炙而食昌宗搖雙脚折搯取心肝而後歿斬首
送都時人號爲走馬報

問羊集

唐西川節度使嚴武少時仗氣任俠嘗於哀城與一軍
使隣居軍使有室女容色艷麗嚴公窺見之乃賂其左
右誘至宅月餘遂竊以逃東出關將匿於淮泗間軍使

覺乃暴於官司以狀聞有詔遣萬年縣捕賊官專往捕
捉捕賊乘遞日行數驛隨路已得其踪矣嚴武自登縣
方顧船而下聞制使將至懼不免乃以酒飲軍使之女
夜乘其醉解琵琶絃縊殺之沉於河明日制使至搜捕
嚴公之船無迹乃已嚴公后爲劍南節度使病甚本性
強尤不信巫祝忽有道士至衙門自云從峨眉山來欲
謁武門者初不敢言道士聲厲不得已遂進白武亦異
之引入見道士至階呵叱若與人論難者久之方正寒
溫畢謂武曰公疾厄至重寃家在側公何不自悔咎以
香火陳謝柰何反固執如是武怒不答道士又曰公試

思之曾有負心殺害人事否武靜思良久曰無道士曰
適入至階前寃死者見某備訴某初謂山精木魅與公
爲祟遂加呵責他云上帝有命爲公所寃殺已爲請得
矣安可言無也武不測且復問曰其狀若何曰女人年
纔十六七項上有物如一條樂器絃武大悟叩頭於道
士曰天師誠聖人也爲之柰何道士曰他卽欲面見公
公當自求之乃令灑掃堂中撤去餘物焚香於內乃昇
武於堂門內遣清心具衫笏留小童一人側侍堂門外
東間有一閣子亦令灑掃垂簾道士坐於堂外含水噴
嚏又以柳枝掃地却坐瞑目叩齒逡巡閣子中有人吁

嗟聲道士曰娘子可出良久見一女子被髮項上有琵琶
絃結於嚙下褰簾而至及堂門約髮於後向武拜武
見驚慚甚且掩面女子曰公亦太忍某從公是某之失
行於公實無所負公懼棄某於他所則可何忍見殺武
悔謝良久兼欲厚以佛經紙繒求免道士亦懇爲之請
女子曰不可某爲公手殺上訴於是僅三十年今不可
矣期在明日日晚言畢遂出至閣子門遂拂然而沒道
士乃謝去嚴公卽處置家事至其日黃昏嚴公果卒焉

廣艷異
編

夷堅志秦檜矯詔逮岳飛父子下棘寺獄遣万侯高鋹

鍊之拷掠無全膚終無服辭一日檜於東廂窓下盡灰
密謀其妻王氏贊成之曰擒虎易放虎難飛遂死獄中
張憲岳雲戮於市流徙兩家妻帑貲產皆沒官金人聞
之酌酒相賀曰莫予毒也後檜挈家遊西湖舟中得暴
疾昏悶之際見一人披髮瞑目厲聲責曰汝誤國害民
殺害忠良我已訴于天矣汝當受鐵杖於太祖皇帝殿
下檜自此怏怏不釋以死未幾其子熺亦死方士伏章
見熺荷鐵枷因問秦大師何在熺泣曰吾父見在鄆都
方士如其言以往果見檜與万俟卨俱荷鐵枷備受諸
苦檜囑方士曰可煩傳語夫人東窓事發矣卨在鐵籠

下與檜爭辨殺岳飛事至理宗廟有考試官歸自荆湖
暴死旅舍其僕未敢殮也官復甦曰適爲看陰間趙宋
斷秦檜爲臣不忠欺君誤國事檜受鐵杖押往某處受
報矣吁明責幽誅之報如此可畏哉

山堂肆考

秦檜置岳飛於獄欲殺之未果於東窓下搗搗皮沉吟
不決妻王氏問故檜以告王曰豈不聞縛虎容易縱虎
難擒計遂定片紙傳獄卽報飛死矣飛旣死檜向靈隱
寺祈誠有一行者持火筒亂言譏檜問其居止卽賦詩
曰棄了袈裟別了叅不來塵世住心庵二時齋粥無心
戀薄利虛名不意貪性似白雲離嶺岫心如孤月下寒

潭相公問我歸何處家住東南第一僊僧去檜令隸皂
何立物色追之至一宮殿嚴邃僧坐決事卽作詩僧也
問傍人曰地藏殿方決陽間檜殺岳飛事須臾數卒引
檜至身荷鐵枷囚首垢面見立呼告曰傳語夫人東窓
事犯矣

江湖雜記

昔蔡居厚知鄆州有梁山泊劫賊五百來降悉戮之明
年以兵部侍郎奉伺金陵疽發於背命道士設醮以禳
謝王拱代作心詞明日居厚卒又明日拱卒拱到陰司
王者責曰汝爲儒者敢爲人詭作心詞欺誑上帝拱曰
皆居厚命意拱但行詞而已俄見數鬼引出居厚枷鎖

聯貫極爲枯瘠又持血一桶白頭澆灌澆卽大叫如是
數四遙告拱曰子歸語吾夫人令急救我只此理鄆州
一事誅降戮服可爲乎

感應篇

徽宗重和年洛中方營西內甚急宋昇以都轉運使主
其屬李寔韓溶最用事宮室梁柱闌檻窓牖皆用灰布
竭洛陽猪牛羊骨不克用溶議掘漏澤人骨以代昇欣
然從之一日李寔暴歿而蘇云冥官初追正以灰骨事
有數百人訴于庭冥官問狀寔言此非我蓋韓溶也忽
有吏趨出有頃復至過寔曰果然君當還然宋都運亦
不免旣曰冥官而下所抱文字風動其紙尾有滅門二

字后三日溶有二子尚幼連歿其妻哭之哀又三日亦
歿已而溶亦歿昇時已入為殿中監未幾傳昇忽下血
數石經日而斃是時范德孺卒纔數日有一人夜過鄆
州野中見室如官府揭榜曰西證獄問其故曰此范龍
固治西內事也范家亦有兆相符會有屬吏往洛葉夢
得使覆其言於李寔亦然幽冥之事可畏乎哉岩下放言
史載宋以乙亥取江州亦以乙亥失江州以丙子取江
南亦以丙子失江南以已卯混一天下亦以已卯亡國
取天下於孤兒寡婦亦亡天下於孤兒寡婦以為報應
不特此也幹離不陷汴京宋臣有詣其營者觀其形貌

政與藝祖絕相類其殺太宗子孫幾盡而伯顏下臨安

有識之者後於帝王廟中見周世宗像與之分毫無異

此二事報應不尤異耶

七修類藁

寧番衛西北百里紫竹笈木黎因國初藍玉征夷至此
凡得擒者用木碓舂其首五牛分其屍自是番舂則頭
痛亦不用牛犁田只木為犁嗟嗟慘乎天豈無報乎夷考
夾允宋人性敏而貧求仕任陳州司獄有富商得歿罪
繫獄聽決其僕謀於允曰主有餘財若相活可盡酬允
乃詐許之得財巨萬乃假成文卷為輕罪詰日發落乃
夜較獄曰商得歿罪使飲食足錄囚必責乃減加刑不

數日而歿召其僕曰文卷已成印判發落夜暴歿僕曰
非不盡心無柰命也乞尸化歸允謂名利俱得乃免官
歸惜無子繼後乃取妾一歲生才子八九歲歷覽諸書
十六舉狀元授台州路學錄衣馬酒色恣其欲家財殆
盡十七病歿於家父母哭之垂歿親隣共惜之踰月而
葬父母固欲開棺視之隣里以爲尸腐抱持開棺遠視
尸變爲四五十有髯者乃富商貌也允止哭曰天示人
我敢隱具述前事人爲歎息司馬公聞之驗實紀其事

于集末

永樂大典

孝宗弘治八年長圻瘵者黃郡產瓜蒞地也有一老圃

蓄一瓜最巨欲以獻豪門丐者挾籬盜食之老圃持鋤
擊丐者歿恐人知卽瘞圃內明年其地產瓜延蔓最盛
首結一大瓜如斗會邑衙官購佳瓜僉謂老圃一瓜特
大令獻之果得十瓜錢剖之瓢漿皆赤血異之以視令
君大疑召老圃問汝圃皆若此乎曰否曰汝往年瓜若
此乎曰否曰其種必異也令掘根視之根乃出歿人口
中丐者食瓜子尚滿口故明年產瓜而滋液皆胸中血
汁故赤若此老圃遂陳丐者歿狀受杖斃獄

轉魂 載身

漢哀帝建平四年縣女子田無嗇生子先未生二月兒

啼腹中及生不舉葬之陌上三日人過聞啼聲毋掘養之水經註

豫章吳真君猛者得秘法於至人丁義鮑靖遂以道術行於吳晉之間武寧令于慶歿三日真君往哭之因云令長固未合歿當爲訟之遂臥慶尸之傍時方盛暑尸已壞爛數日與慶俱起弟著郎寶感其兄還魂之異及父妾再生事因誤搜神記十二真君傳

東萊王明兒居在江西明歿經一年忽形見還家經日命招親好敘平生備有情焉復勅兒同觀鄉間行經鄧艾廟令燒之兒大驚曰艾生時爲征東將軍沒而有靈

百姓祠以祈福柰何焚之怒曰艾今在尚方摩鎧十指垂掘豈其有神因云王大將軍亦作牛驅馳殆斃桓温爲卒同在地獄此等並困劇理盡安能爲人損益汝欲求多福者正當恭慎盡忠孝順無恚怒便善流無極又令可錄指爪甲歿後可以贖罪又使高作戶限鬼來入人室內記人罪過越限撥脚則忘事矣幽明錄

林鎬莆田人洪武初爲工科給事中太祖降旨開陝岱以通運載鎬卽疏奏罷行役以蘇蒼生事以上聞乃止後以他事謫江西龍泉縣丞行次中途患病傷寒寒熱繼作神思恍然鎬素訐暴人多懼其難生至某日率氣

雖絕而身尚未寒家人以此未敢棺殮鎬冥日間見二鬼使如力士狀卽捽之而去其昏晦漫漫號咷者纏屬不絕至一朱門上書冥府二金字鬼使引入內縲緲枷杻者不可勝紀俄至大殿欄楹炫彩燈燭輝煌一紫袍危坐其上兩側衣冠鵠立如今序班然前有局吏百人對較簿書鎬仆地見紫袍理事半間厲聲云著林鎬善惡評報鬼使復引鎬至一所楣曰善惡公境中一人袍笏肅然從卒皆人身而首則或牛或馬或鱉或魚殊類案前一天平架侍吏持善惡二札置之兩旁善則甚輕俄一叟空中而下手一黃卷擲於善旁而去善倏墮地

侍吏跪云此太上老君以林鎬生有大善嘗罷行役後萬民此諫章也侍吏及鬼使復押鎬至大殿仆地久之忽聞呼云托生者某某變牲者某某還魂者林鎬鬼使亟引出鎬問曰紫袍者誰與鬼使附耳曰此宋叅知政事范仲淹也鎬曰我初來時甚艱何以得去鬼使曰汝聞擊磬聲乎遂一捶至地始驚寤流汗如洗家人詰其故因吐顛末

說海

隋時有人疾篤忽驚走至韓擒虎家云我欲謁王左右問曰何王曰閻羅王子弟欲撻之擒虎止之曰生爲上柱國歿作閻羅王亦足矣因寢疾而卒

代醉編

韋臯未仕時寓於姜使君門館姜子曰荆寶待臯甚厚有小青衣曰玉簫美而艷卽以贈臯歸覲與玉簫約七年復來因以玉指環贈之臯踰期不至玉簫歎曰韋家郎不來矣絕食而歿後臯鎮屬荆寶往問玉簫知其已歿甚憐之臯誕日東川盧尚書獻歌妓爲壽名玉簫遽眎之宛然舊人中指有玉環隱起

唐宋遺史

唐故劍南節度使太尉兼中書令韋臯旣生一月其家召群僧會食有一胡僧貌甚陋不召而至韋氏家童咸怒之以弊席坐于庭中旣食韋氏命乳母出嬰兒請群僧祝其壽胡僧忽自升階謂嬰兒別來無恙乎嬰兒若

有喜色衆皆異之韋氏先君曰此子生纔一月吾師何故言別久耶胡僧曰此非檀越之所知也韋氏因問之胡僧曰此子乃諸葛武侯之後身耳武侯當東漢之季爲蜀丞相蜀人受其賜且久今降生于世將爲蜀門帥且受蜀人之福吾往歲在劍門與此子友善今聞降於韋氏吾固不遠而來韋氏異其言因以武侯字之後韋氏自少金吾節制劍南軍累遷太尉兼中書令在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也

宣室志

馮京患傷寒歿已而甦云往五臺見昔爲僧時室中物皆在有言我俗緣未盡故遣歸因作文記之屬其子他

日勿載誌中

譚圃

洪邁對上論高宗謚號孝宗云太上時有老中官云太上臨生時徽宗夢吳越王引御衣云我好來朝便留住我終須還我山河待教第三子來邁父皓在址買一妾東平人偕其母來曾事明節皇后閣中言顯仁后初生高宗時夢金甲神人自稱錢肅王卽錢鏐也年八十一高宗亦年八十一卜都錢塘事亦不偶

湖海新聞

黃山谷前身事曾自記於涉陵江石間春夏爲江水所侵故世少摹傳石刻其畧言山谷與東坡同見清老清語坡前身爲五祖戒和尚而謂山谷曰學士前身一女

子我不能詳語後日至涪陽當有告者山谷旣坐黨人遷涪夢一女子語之曰某生前誦法華經志願後生爲男得大智慧爲時名人今學士某后身也

何遠春渚錄

崇觀間京下用事拘以黨藉禁蘇文忠墨迹而毀之政和間忽弛其禁求軾墨迹甚銳人莫知其由或傳徽宗親臨寶籙宮黜筵其主醮道流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答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達其章也上歎訝久之問曰奎宿何神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事不可知爲此宿者卽本朝蘇軾也上大驚不唯弛其禁且欲玩其詞翰一時士大夫遂從風而靡

行營雜錄

王安石在鍾山讀書有一長老曰先輩必做宰相但不
可念舊惡改壞祖宗格法介甫云一第未就奚暇問作
宰相併壞祖宗格法僧戲言也老僧云曾坐禪入定見
秦王入寺來知先輩秦王後身也貴耳集
王陽明嘗遊僧寺見一室鎖封甚密欲開視之寺僧不
可云中有入定僧閉門五十年矣陽明固開視之見龕
中坐一僧儼然如生其象貌酷肖陽明先生曰此豈吾
之前身乎既而見壁間一詩云五十年前王守仁開門
原是閉門人精靈剝后還歸復始信禪門不壞身先生
曰此固吾之前身悵然久之建塔以瘞而去代醉編 終

第三十四卷

五倫部

君

搖搖揚揚

黃帝之世

事天任地

湯網

文命

禹鼓

君門萬里

徒熒惑

噴室之曦

何可恃

劉項得失

堪冠堪室

安反側

任度離俗

老兵

創守

乙夜觀書

黜權萬紀

帝王有命

不忍燒羊

異物遠避

鴻書

卷三十四目錄

三條帶

危枕粉盤

御封一匣

號小堯舜

勝殘去殺

誓儉草

生事減事

還我中夏

白帽子

靖難諸臣

親親之義

土木之變

武宗微行

彗孛出井

三十四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三十四

明宣城劉仲達纂輯

五倫部

太史湯賓尹刪正

君

黃帝曰予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
兢兢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躋於山而躋於垤黃帝巾凡
黃帝之世國亡衰教市亡淫貨地亡曠土官亡濫士邑
無游民山不童澤不涸官有常職民有常業父子不背
恩兄弟不去義夫婦不廢情鳥獸草木不失其長而鰥
寡孤獨各有所養

堯在位七十載丹朱不肖不足嗣天下乃求賢以弔於位至夢長人見而論治舜之潛德堯實知之於是疇咨於衆詢四岳明揚仄陋得諸服澤之陽問以天下曰我欲致天下爲之柰何對曰執一亡失行微亡怠忠信亡倦而天下自來問以奚事對曰事天問之奚任對曰任地又問奚務對曰務人曰人之情柰何對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者欲得而信衰於友人之情乎人情大不美又奚問若夫從道則吉反道則凶猶影響也南面而與之言席壟堙而蔭翳桑蔭不移而堯志得始尚見帝帝館之於貳室

路史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孰爲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三面置其一面以網四十國非徒網鳥也

說苑

周文王問於粥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粥子對曰唯疑請以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故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文王

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曠曠然如日之正中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何如對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曠曠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文王曰受命矣

周書

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論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三握髮以勞天下之民此而不能達善效忠者則才不足也

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堂上有事一月而君不聞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堂下有事十月而君不聞步者百曰萬里之情通門庭有事周年而君不聞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

管子

宋景公時熒惑在心公問子韋對曰禍在君可移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也曰移於民公曰民死誰與為君曰移於歲曰歲饑民必死子韋曰天處高而聽卑君有至道之言三天必賞君熒惑果徙三舍

呂覽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不失得而勿忘為之有道

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母以私好惡害公正察民
所惡以自爲戒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堯有
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
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咎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
武王有靈臺之復而賢者進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
而勿失得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爲之其名云
何對曰名曰嘖室之議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犯事
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正士內
於嘖室之議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焉此
嘖室之事也請以東郭牙爲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

前者也桓公曰善

管子

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
切而惟動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
褓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
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

禮記

漢高帝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
之所以失天下者何王陵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
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者因以與之與天
下同其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
勝而不與人攻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

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項羽惟有一范增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羣臣悅服史記梁孝王驕恣不道然其子賈從入朝尚幼竇太后欲強冠婚之上謂王曰兒堪冠矣王頓首謝曰臣聞禮二十而冠冠而字字以表德自非顯才高行安可強冠之哉帝曰兒堪冠矣他日帝又曰兒堪室矣王頓首曰臣聞禮三十而有室兒年蒙穉未有人父之端安可強室之

諺帝曰兒堪室矣他日賈復入朝及闕而遺其烏帝曰兒真幼矣乃白太后不復冠婚此等應對舉動皆非當時諸侯王所及想從鄒枚諸君陶鑄得來耳文海披沙

光武進拔邯鄲斬王郎收郎文書得吏民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嘉謀錄隋文帝手勅靈藏法師曰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師是道人天子有欲離俗者任師度之佛祖統紀

唐太宗朝罷歸而含怒曰終須殺此田舍奴文獻皇后問曰大家嗔怨誰也帝曰只是魏徵老兵對衆辱我后入院衣襟翟下殿拜帝驚問曰何也妾聞主聖臣忠徵

能直言非大家聖德不有忠臣妾敢慶賀帝大悅益重

魏徵

綱鑑

唐太宗曰一歲再赦好人啗啞吾有天下未嘗數赦嘗問侍臣曰創業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羣雄並起角力而後成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此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朕共安天下嘗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起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

通鑑

文宗尚賢樂善罕有倫比每與宰臣學士論政事之暇

未嘗不話才術文學之士故當時以文進者無不諤諤焉於是上每視朝復卽閱羣書見無道之君行狀則必振腕歛歔讀堯舜禹湯傳則斂衽謂左右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何以爲人君耶每試進士及諸科舉人上多自出題目及所司進卷披覽吟誦終日忘倦常延學士於內庭討論經義較量文章令宮女侍茶湯飲饌而李訓講周易微義頗叶於上意時方盛夏遂命取水玉腰帶及辟暑犀如意以賜訓訓謝之上曰如意與卿爲談柄也上讀高郢無聲樂賦白居易求玄珠賦謂之玄祖

杜陽雜編

唐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太宗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

唐史

宋太祖欲察羣情向背頗為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宋主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

能言若應為天下主誰能圖之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汝禁也

綱目

宋仁宗聖性仁恕尤惡深文獄官有失入人罪者終身不復進用至於仁民愛物孜孜唯恐不及一日晨興語近臣曰昨夕因不寐而甚饑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為例誠恐自此逐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豈可不忍一夕之餒而啓無窮之殺時左右皆呼萬歲至有感泣者

東軒筆錄

宋真宗東巡告功泰嶽駕行有日一日泰山耕者俱見

熊虎豺豹莫知其數纍纍入於徂徠山後有百餘人驅之耕者詢其人獸將安往應曰聖主東巡異物遠避至於蛇虺亦皆潛伏獄靈勅五伯里內蜂蝎蠱毒之微亦不得見夫聖人行幸肅清如此

清瑣高議

武肅王遣使於梁太祖太祖問曰王於國中好何物使者曰好玉帶駿馬太祖歎曰真英雄也選玉帶一名馬四賜之及忠懿王入朝進寶犀帶於宋藝祖藝祖顧謂曰朕有三條帶與此不同俶請宣示太祖笑曰汴河一條淮河一條楊子江一條俶大愧服二君所見一投其所嗜以羈縻其內附之心一眇其所寶以昭示宏遠之

略皆用世之智也

西湖志

武肅王起仄微開國垂統雖由天授而其才智亦有過人者在軍中恒倚危枕而寢未嘗貼席榻置粉盤夜有所記則畫盤中或發銅丸於外以警宿直嘗欲廣牙城以大公府有術者告曰王若改舊爲新有國止及百年如填築西湖以建府治垂祚當十倍於此鏐曰豈有千年而天下無真主者乎有國百年吾所願也卽於治所稍增廣之及忠懿歸朝錢氏霸吳越者凡九十八年○又錢俶初來朝將歸朝臣上疏請留勿遣者數十人太祖皆不納無慮俶若不欲歸我必不肯來放去適可結

其心及俶辭力陳願奉藩之意太祖曰盡我一世盡你
一世乃出御封一匣付之曰到國開視道中勿發也俶
載輿舟歸日焚香拜之既至錢塘發視乃羣臣請留章
疏俶覽之泣下曰官家獨許我歸我何可負恩及太宗
卽位以盡一世之言遂謀納土

石林燕語

金主雍在金諸帝中最爲賢主以夫人烏林荅氏守節
而死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命宮中之飾勿得用黃金
嘗謂近臣曰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興修節損官人
歲費以充之至於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爲同泰寺奴
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又

曰亡遼日屠羊三百亦能盡用徒傷生耳朕每當食時
嘗思貧民饑餒猶在已也彼身爲惡而口祈福何益之
有嘗謂宰相曰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限資格安能得
人又曰卿等職居輔相曾無薦舉惟朕嘗言某人可用
然後從而用之卿等旣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
復有幾又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爲德然梁武帝專務
寬慈以致綱紀大壞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卽是寬政又
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
飾詞朕嘗思始終如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
又曰朕自卽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

未嘗肯盡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卽位五載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或十七人國人號稱小堯舜然舉賢之急求言之切不絕於口

金史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十止杖一百七天下死囚審讞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於囹圄自後惟秦王伯顏出天下囚始一加刑故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曾覩斬戮及

見一死人頭輒相驚駭可謂勝殘去殺黎元在海涵春

育之中矣

元史

元世祖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之

地青草一株置於大內丹墀之前謂之誓儉草蓋欲使

後世子孫知勤儉之節至正間大司農達不花公作宮

詞云墨河萬里金沙漠世祖深思創業難却望闌干護

青草丹墀留與子孫看

草木子

元憲宗卽位問耶律楚才治天下之道楚才曰生一事不如減一事興一利不如除一害帝問何者爲害楚才曰一鄉有一個歹人一鄉受他害除他一個歹人一鄉都安一城裏有個歹人一城受他害除他一個歹人一

城都安朝裏有箇反人天下受他害除他一箇反人天下都安於是罷久任之官貶各郡豪富故元於五十年之間天下都得燕安

原始秘書

初魏國公徐達與常遇春同伐元元主知曆數在我太祖遂北歸沙漠盡讓華夏之地遇春欲邀其歸路殺之魏國曰不可彼不戰而去還我中夏是順天也我邀而殺之寧非逆天乎及還遇春先歸見太祖曰我欲殺元主徐達受其賄縱之太祖由是疑魏國魏國寬仁長者素得左右心至將入金川門有一內侍馳馬來附耳與語魏國遂還坐舟中陳兵甚嚴太祖待之不

至命衆公卿往迎於江上魏國堅臥舟不起太祖親

往迎之猶不起太祖不得已入其舟中魏國始伏地

慟哭指天自明太祖亦泣下憫勞再四自是君臣相

遇如初

郊外農談

國初諸王封國時太祖多擇名僧傳之僧姚廣孝知

文皇帝必嗣天位乃自言曰大王若使臣得侍當奉一

白帽子大王戴蓋言王上加白其文皇也文皇帝遂

言於太祖乞廣孝得之廣孝至燕邸薦鄞人袁珙相術

文皇帝使召至令使者與飲於酒肆乃作衛士服偕衛

士九人入肆沽使者謂珙相十人珙趨拜文皇帝前曰

殿下何自輕如此文皇陽不省曰我輩皆護衛校士也
珙不對乃召八詳扣之珙稽首曰殿下異日太平天子
也龍形鳳姿天廣地濶額如圓璧伏犀貫頂日麗中天
五岳附地重瞳龍髯二肘若玉印狀龍形虎步聲若洪
鍾足底龜文有二黑子年四十髯長過臍法當登大位
文皇帝恐人疑乃陽以罪遣之行至通州既登舟密召
人邸是時諸王多以罪廢湘王自焚死成祖不勝悲嬾
乃上書求諸王罪過狀建文君怒疑忌益深諸將以兵
屯近地者日見迫脅成祖憂懼不知所出會燕山護衛
百戶鄧庸以奏事至京下獄訊之庸具言成祖將舉兵

狀齊秦等卽發符遣使往逮燕府官屬密令謝貴張昇
圖燕使密約燕府長史葛誠指揮盧振爲內應以北平
都指揮張信爲成祖舊所信任密勅信使執成祖還京
師信受命憂甚不敢言母疑問之信以告母驚曰不可
吾故聞燕王當有天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信益
憂未決亡何有敕使趣之信艱然曰何太甚至此也乃
往燕邸請見不得入乘婦人車徑至門求見成祖見其
挺身來無他也乃召信入拜於牀下成祖佯爲風疾不
能言信曰殿下無爾也有事當以告臣成祖曰疾非妄
也信曰殿下不以情語臣乎今朝廷有勅擒殿下殿下

果無意當就執如有意勿諱臣成祖見其意誠下拜曰
生我一家者子也乃召廣孝至謀事適簷瓦墮地成祖
心惡之色不懌曰此何祥也廣孝曰無異是欲易色耳
時有二人突入邸見成祖曰殿下尚安坐此耶成祖問
何人二人曰殿下不亟順天應人何猶安坐此也成祖
叱曰狂夫何來妄言乃爾二人各言曰臣爲布政司吏
柰亨按察司吏李友直今藩臬諸臣密疏殿下欲謀大
事得旨逮殿下朝使今至矣脫不信疏草在此成祖以
藩臬吏恐使來探已者怒逐之出二人曰逐之出亦死
不出亦死寧死此不出乃留匿邸中成祖出其疏草示

護衛指揮張玉朱能等曰此何爲者遂令玉等帥壯士
八百人入衛七月謝貴張昺督諸衛士皆中圍府第索
所建諸官屬飛矢入府城內成祖與張玉朱能等謀曰
彼軍士滿城市吾兵甚寡柰何朱能曰先擒殺謝貴張
昺餘無能爲也成祖曰是當計取之今姦臣遣使來建
官屬依所坐名收之卽令來使召貴昺付所建者貴昺
必來來則擒之一壯士力耳是月四日壬申成祖稱疾
愈御東殿官僚入賀成祖先伏壯士左右及端禮門內
遣人召貴昺不來復遣建官屬內官以所就建名往乃
至衛士甚衆及門門者呵止之貴昺入成祖曳杖坐賜

宴行酒出瓜數器曰適有進新瓜者與卿等共嘗之成
祖自啖片瓜擲瓜皮於地怒呵責貴昺等曰吾奉藩守
土未嘗一干擾有司爾等何爲離間又曰吾何病第爲
姦臣所迫耳遂擲杖起伏甲出擒謝貴張昺并執葛誠
盧振等皆斬之貴昺諸從人在外者尚未知見貴昺移
時不出各稍稍散去圍王城將士聞貴昺已被執亦潰
散成祖乃命張玉等率兵乘夜出攻奪九門黎明已克
入門惟西直門未下成祖命指揮唐雲單騎往諭守者
曰汝母自苦今朝廷已聽王自制一方矣汝等亟下後
者誅衆聞雲言皆散乃下

皇明鴻猷

建文君出師時詔諸將戒約軍士曰燕王朕叔父必不
得已生致之不可加害令朕他日有殺叔父名故成祖
每挺身戰諸將不敢輒以矢刃加至是兵敗成祖以一
騎殿追者不敢近及駕驅金陵建文君左右惟數人欲
出迎復歎曰我何面目相見遂盡閉諸后妃宮內縱火
焚其宮惟挈三子變服出走倉卒復棄三子宮門被執
寘師中相傳謂太祖顧命時以小篋封識甚固密授建
文君曰他日危難發之及是發視則披剃具及緇衣并
僧楊應能度牒也建文君乃出走爲僧後至天順中年
八十餘乃自言於廣西守臣送之入京云成祖望見宮

中火起亟遣中使往救至則無及時內外皆不知建文君出走見其后死火中中使得后餘燼以爲建文君也還白成祖成祖哭曰果若是癡耶吾來欲翌爾何不亮遽至此也先是儒臣胡廣楊士奇楊榮周是修金幼孜等皆相約死難至是惟是修詣學宮自縊死他皆渝盟戶部尚書張統自經死給事中龔泰黃鉞斷事高巍副使程本立皆自殺齊泰黃子澄初假竄逐至蘇州約知府姚善航海去善曰在公則可在善則不可善守土臣義與城俱存亡耳齊黃乃去成祖在師中諸臣言欲詔天下須得方孝孺草詔乃可令召之孝孺斬衰服哭學

宮執之來成祖曰我以周公輔成王而來今成王死當何如孝孺曰殿下旣以周公輔成王而來成王雖死成王有子在成祖詰其離間故指宮中煙焰謂之曰此皆汝輩所爲罪何逃令左右收之乃慰遣周王歸第分命諸將守京城及皇城下令戒輯將士慰撫京師有一卒取民間屨者立命斬之令有司發建文君喪治塋議遣使詔告天下乃出城駐師龍江比成祖將入城學士楊榮迎駕前曰殿下先入城邪先謁孝陵邪成祖大感悟遂謁孝陵畢欷歔感愴悲不能止猶攬轡欲還營諸王文武羣臣備法駕符璽奉迎遂擁成祖登輦軍民父老

萬衆夾道歡呼稱萬歲成祖曰諸王羣臣旣以爲奉宗廟宜莫如予宗廟事重予不足稱今辭弗獲勉循衆志諸王羣臣各宜協心輔予不逮遂詣奉天殿卽皇帝位諸王文武羣臣皆上表稱賀詔革除建文年號猶稱洪武三十五年改明年爲永樂元年詔以北平布政司爲北京設留守及行部官改北平府爲順天府丙戌四年閏七月羣臣議營建北京以備巡幸從之己丑七年二月車駕巡幸北京以皇太子監國五月營山陵於北京昌平天壽山以將葬仁孝皇后也其後上嘗巡幸北京每令蹇義黃淮金忠楊士奇等輔太子監國上出塞親

征北虜則令夏原吉等輔王太孫居守北京丁酉十一年始建北京宮殿庚子十八年宮殿成十九年正月朔上始御北京奉天殿受朝賀云庚子十八年十月北京宮殿成召皇太子至北京遂以北京爲京師

皇明鴻猷

明天順朝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君之次子也先是上北狩嘗憫建文君之沒無所加禮屢召變故以語袁彬旣復位因思建庶人輩幽禁大內將五六十年意欲寬之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左右或以爲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

爲之遂遣居鳳陽令有司供給柴米器用聽其婚嫁出入自此庶人入禁時方二歲至是年五十六矣出見牛羊亦不識未幾庶人卒懿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無後

明通紀

英宗初立張太后臨朝時中官王振巧黠多智上寵任之振猶憚太后嚴明不敢肆太后崩振始橫國事皆自振出正統十四年七月虜也先寇塞下也先虜黠酋也部落最強號太師虜主普化忌之異處普化亦娶也先妹以自固正統初也先嘗遣人進馬朝廷賞賚金帛厚久漸桀驁不恭所司或減賞物通事輩又利其賄告以

中國虛實也先求結婚通事私許之朝廷不知也答詔無許婚意也先愧怒至是大舉入寇城堡多陷邊臣日告急遣駙馬都尉井源等率師御之旣行王振請上親征令張輔朱勇等治兵命郕王監國遂以十七日駕行命下舉朝震駭連疏懇留不允諸大臣畏振無敢阻振與諸近侍及尚書王佐鄺埜學士曹鼐等從官軍私屬約五十萬人出居庸關抵宣府連日風雨天色慘黯又以行迫無備衆心疑沮報敗踵至諸臣上疏請班師振不可竟趣之行虜亦開兵待我深入上至大同暮有黑雲如繖罩營上雷雨大作不可進振始懼下令班師八

月十三日南至狼山虜追及遣朱勇帥三萬騎還禦之
敗沒無一人返是日駕至土木驛日未晡去懷來僅二
十里衆議入保懷來城振輜重數百輛未至留待之十
四日虜已逼不敢動士束手饑渴十五日虜使持書來
議和令曹鼐草勅許之遂移營甫踰塹衆亂無復行伍
爭奔逸虜以勁騎蹂陣入奮長刀擊我師大呼解甲投
刃者不殺衆裸袒相蹈藉死屍蔽川野諸宦監宿衛士
被矢如蝟上乘馬突圍不得出遂下馬據地坐一虜索
衣甲不與欲加害旁一虜沮之曰此非凡人遂走白也
先遣曾使中國二人視之曰大明皇帝也遂擁之去衆

欲加害知院伯顏帖木兒力言受中國恩厚不可也先
從其言遂奉居伯顏帖木兒營十六日土在虜營遣人
持手書示懷來守臣言被留狀城閉不可入絕之土守
臣遣人報京十七日百官集闕下頗聞敗報出朝見敗
卒累創纍纍至訊之皆一知上所在是日遣使賫重寶
文綺載以八騎詣虜請還車駕皇后錢氏盡括宮中物
佐之十八日皇太后詔百官入議命郕王權國事於午
門南面見百官啟事數日內外洶洶兵部侍郎于謙等
請治王振罪奏振傾危社稷罪惡滔天不卽典刑滅族
百官死不敢退因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使將闔門衆

擁謙等隨入有旨令籍振振黨馬順從傍沮給事王竑
粹順頭衆爭毆擊之立斃衆又索振黨內使毛玉等二
人因粹令出亦擊殺之曳三屍陳東安門少須執振至
錦衣衛指揮王山于謙啟王降旨獎諭百官明日移王
座入奉天門左受朝漸有卽真之議矣陳鑑奉令旨藉
振并其黨彭得清陳宦等家皆沒官鬻於市振暨弟林
等已從駕死於虜二十二日虜擁上至大同城門閉上
詔守將郭登曰朕與登有連何相外登傳奏曰登奉命
守城不敢擅啟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伯
劉安等出見獻袞服上曰虜欲歸我情僞難測且嚴爲

備虜令括城中官私金銀共萬餘兩來迎駕返上索西
瓜雪梨與虜食訖去二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營在焉
上始入也先營坐也先拜稽首侍坐設宴令妻妾出上
壽歌舞爲樂仍奉上居伯顏帖木兒營去也先營十餘
里伯顏帖木兒與其妻見上亦如也先禮二十九日皇
太后命邸王卽皇帝位遙尊上爲太上皇帝明年爲景
泰元年詔告天下時虜傳言欲送上皇駕還衆論洶洶
多主和議于謙獨排衆議曰社稷爲重君爲輕遣人申
戒各邊將毋墮虜計十月虜復擁上皇至大同城下時
郭登練兵振武誓以死守將士感奮時出奇敗虜故大

同以孤城得全虜遂南由紫荆關入擁上皇薄京城京師戒嚴專事討賊復仇臣民但有言和者斬謙與石亨楊洪等治兵大破虜於定州清風店虜慟哭遂擁上皇仍出紫荆關北去時上皇留虜中朝廷以虜使不可信久絕不通明年四月衆議遣使問安命學士李實等往實至虜營見上皇上皇所居毡毳帳服食飲皆羶酪牛車一乘爲移營之具左右惟校尉袁彬暨哈名侍實等見上皇泣上皇亦泣上皇問太后皇上皇后俱無恙又問三三大臣上皇曰曾將有衣服否實對曰往使至皆不得見天顏故此行但擬通問未將有也上皇曰卿爲

我圖倘得歸願爲黔首守祖宗陵墓足矣言已又泣實等見也先暨伯顏帖木兒具無他狀蓋朝廷絕和議虜雖擁留上皇徒抱空質無所要其下亦多厭兵思還意實等遂辭歸朝廷再遣左都御史楊善往問道遇實實告以虜情善至虜境見也先也先問曩南朝減馬價故善言入貢原非正使幣數多自尅欺隱又問何故拘留其使善言使所從人率爲姦他所淹留不關中國又問市釜事善言此小民市易朝廷不知善又歷述累朝恩遇之厚不可忘且言天道好生今縱兵殺掠上于天怒反復辨論數千百言皆確中肯綮也先問上皇回更臨

御否善言天位已定難再易也先問古堯舜事如何善言堯讓位於舜今日兄讓於弟正合古堯舜事也先大服伯顏問復來迎何操善言若操賄來迎後人謂汝以賄歸上皇不爲美今無所操迎去方見汝善書之史冊後代亦稱述也先然其言曰史中好爲書也伯顏謂姑留使臣遣使問南朝上皇更臨御方可歸也先曰曩令遣大臣來迎今不與是失信也遂許歸引善見上皇明日也先設宴餞上皇於其營也先與妻妾以次起爲壽酒中令善坐上皇亦曰從太師言善曰雖草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羨曰中國有禮罷酒送上皇出明日宴

使臣又明日伯顏設宴餞上皇又明日亦宴使臣又明日上皇駕行也先伯顏率諸酋送至野狐巔慟哭而別仍命數酋率五百騎送至京師駕入關朝廷遣使以冕服迎虜所遣送騎左右從至京師入東華門送者猶揭簾視候入大內始就館公卿迎至城外景皇帝迎至東華門內上皇下馬相持泣各述遜避意遂居上皇於南宮朝百官後以讒譖頗聞隙景皇帝恩禮漸衰元日誕辰百官請於南宮朝見不許又以給事中吳江徐正言伐去近墻樹以防外通仍鎔鐵錮其門鎖英宗嘗止息樹下見樹伐問故大駭愴然久之初景皇帝監國時憲

宗在儲位景帝卽位遂廢憲宗爲沂王立皇子見濟爲
皇太子亡何卒儲位遂虛景帝末年荒淫有疾久不視
朝中外洶洶時于謙爲兵部尚書當國事歲丁丑正月
與羣臣屢疏請立東位蓋復憲宗云羣議紛起有白太
后請召立襄王世子者已得金牌未發百官再疏請立
東宮有旨候十七日御朝然外皆聞疾不可起矣武清
侯石亨都督張軌太監曹吉祥等遂謀復立英宗初以
事叩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盍圖之徐有貞亨
等遂以二月十四日夜會有貞曰太上皇帝出狩非以
遊畋故爲國事耳天下無厭棄心今故天子置不問乃

紛紛外求耶有貞曰南宮知此意否亨軌等曰兩日前
曾密達之至十六日暮復會有貞曰得報矣計將安出
有貞乃升屋覽占乾象亟下云機在今日不可失遂相
與密謀云虜且夜入寇近地須宜備不虞自是納兵大
內有辭人無疑者遂往會曹吉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
收諸門鑰夜四鼓率衆薄南宮門錮不可啓俄聞城中
隱隱開門聲有貞命衆取巨木懸之舉撞又令勇士踰
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亨軌等入見太上皇帝
燭下獨出呼亨軌等曰爾等何爲衆俯伏合辭云請陛
下登位呼兵士舉輦至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

之忽天色明霽星月皎然上皇顧問有貞等爲誰各自
陳官職姓名衆挽鼻導入大內門者呵止之英宗曰吾
太上皇也衆盍升奉天門并登黼座遂鳴鍾鼓啓諸門
殿上呼譟衆尚不知故徐有貞等曰太上皇復辟矣趣
入賀百官震駭乃就班賀英宗宣諭之衆始定英宗旣
復辟乃逮于謙王文陳循蕭鎡商輅等數十人詔下獄
命有貞入內閣叅預幾務未幾封武功伯石亨封忠國
公張軹封太平侯張輓封文安侯楊善封興濟伯餘各
陞賚有差二月朔以皇太后誥諭廢景帝仍爲郕王居
西內越數日命郕王所立太后吳氏復爲宣廟賢妃廢

景帝后汪氏復爲郕王妃欽天監請革除景泰年號上
曰吾不忍仍書之十九日郕王薨葬祭俱王禮嬪御皆
賜死以殉葬唯汪妃以李賢言免亡何出就外東宮保
護之令盡括宮中貲出以景帝易儲時妃執不從且禮
遇東宮厚也復沂王爲皇太子械徐正至京師鬻於市
以言伐南宮樹故前吏部尚書何文淵家居每自矜景
帝易儲詔語出其手至是聞訃言大驚遂自縊詔告天
下以今年爲天順元年

正德九年二月帝始微行十二年八月上出幸宣府等
處游獵邊將江彬輩導之也彬有寵於上賜姓朱氏與

上在豹房同臥起狎近屢導上出遊戲近郊至居庸關
巡關御史張欽閉關上疏不聽遂遠出關外楊廷和等
累疏請回鑾且言居庸臨邊北虜不時出沒爲寇正統
末年之時未遠可爲明鑒不聽九月上幸大同獵陽和
虜以衆數萬掠應州上命諸邊將擊之虜尋引去十三
年春上復出關游二月二日太皇太后王氏崩上還京
四月朔上以太后將祔葬詣天壽山祭告遂往黃花鎮
密雲等處游獵五月末旬上還京六月虜入寧夏塞上
復議北巡楊廷和等切諫不聽乃自稱威武大將軍太
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又欲以彬爲威武副將軍扈從以

行命內閣草勅廷和語毛紀具疏連名上之不省時上
必欲內閣草勅屢中官促之楊廷和稱疾不出上御左
順門召梁儲面促草勅儲奏曰勅不敢草上曰何乃逆
命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勅不敢草上曰何不敢對曰
陛下爲君乃自卑而列於臣臣草勅是以臣名君死不
敢奉命上大怒手劍擬之儲免冠解帶伏地流涕曰臣
逆命有罪願就死良久上亦察其誠擲劍而起更命廷
和草之旣而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欲建儲居守時
朱寧陰受寧王宸濠賂謀入寧世子司香太廟江彬亦
欲立所厚遠藩各陰有所主梁儲厲聲曰皇上春秋鼎

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鑕矣王瓊王鴻儒亦助言之謀遂寢八月上北巡出居庸關遂歷宣府至大同九月上在大同冬十月上自偏頭關渡河幸榆林十一月上在榆林十四年二月上自榆林還京師三月上欲巡視秦岱歷徐揚抵南京下蘇浙浮江漢登武當且遍觀中土繁麗諸處都下人情洵洵時江西寧藩久蓄異謀俟釁而發內外咸以爲憂於是翰林臣舒芬等連疏乞留上大怒下黃鞏陸震夏良勝萬潮陳九川徐鏊於錦衣衛獄命舒芬張衍慶姜龍孫鳳陸俸等百餘人跪於午門外五日林大輅周敘余廷瓚等二十

餘人俱下獄明日同黃鞏等六人亦跽五日於是數日京師陰霾晝晦人情震駭宮城內海子水溢四五尺折橋下鐵柱有金吾衛指揮張英明言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露刃於胸以死諫於是有旨命錦衣衛將舒芬等百有七人俱午門前各杖三十爲首者調外任芬調福建市舶副提舉餘俱罰俸半年夏四月命錦衣衛將黃鞏等六人午門前杖五十徐鏊發充軍鞏震等俱爲民林大輅周敘余廷瓚杖五十降三級調外任其餘俱杖四十降二級調外任時被杖而死者陸震余廷瓚劉校等共十有一人車駕遂不果出八月下詔南京大學士

梁儲蔣冕扈從時守仁擒宸濠捷音猶未至京諸邊將
在豹房者各逞所見獻擒宸濠之策上亦欲假親征南
遊太監張忠等見錢寧臧賢事敗又欲因此邀功上出
師駐蹕良鄉都御史王守仁擒宸濠捷音至入奏上令
遣回待至南京另處大學士梁儲蔣冕以宸濠就擒江
西已寧屢請回鑾不聽九月上至南京十月禁約人民
不許養豬及易買宰殺違者發極邊衛充軍以猪音同
國姓也又欲就南京舊壇大祀天地梁儲等曰南北配
位不同且典章不可紊乃止上駐蹕南京既久復有游
蘇杭泛江浙沂湖湘登武當之意畿內郡縣供給繁難

梁儲蔣冕自執書奏懇請回鑾泣跪於行宮門外自未
至酉上遣中官取奏入之諭之起對曰臣未奉旨不敢
起中官復出傳旨云已知道目下便要回鑾儲等乃起
八月上在南京九月上在南京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
永曰昔未出京宸濠已擒奈何襲之於是以大將軍鈞
帖令王守仁重上捷音守仁乃節略前奏入諸人名於
疏內上之上始議北旋十月上自南京班師凱旋十二
月駐蹕通州十六年春正月上還京

世廟威福必自已出無令臣下干之大學士張孚敬赴
召未久正君臣相得之時偶以彗星見都給事中姚良

鴻書卷之三十四
弼引占書言彗星見東方君臣爭明彗孛出井姦臣在側因言孚敬驕恣專橫上心已動矣及孚敬奏辯謂頃良弼濫舉京營武職官臣請上奪其俸兩月以是良弼挾私報復上滋不悅第以其疏報聞而已故給事中秦鰲劾孚敬強辯飾奸側媚愈甚且票擬聖旨豈容不密今引以自歸明示中外若天子之權在其掌握等語上覽奏曰秦鰲之言實出忠讜因勒孚敬自陳致仕去人臣之進諫有機則一言而山岳可排鰲疏是也不數日良弼又奏劾吏部尚書汪鏗上拂之矣蓋不欲進退大臣之權盡屬之臺諫也

世廟識餘錄

鴻書卷之三十四

第三十五卷

五倫部

后 太子 附

稱制臨朝

李夫人

陰麗事

吳狗奉冊

三女相類

自有丈夫

一門二后

女主代天下

出寺為尼

固執不可

制需三物

楊貴妃

郭太后

挈水徵賞

宮物勞軍

燃錢戲

法堯舜

弘吉刺民

馬太后諫殺

兩宮同尊

興獻議禮

鴻書

卷三十五目錄

知其可托

養正圖解

宮人

婕妤

公主

天子立后

宮人麗娟

尹夫人

班婕妤

王昭君

寧胡閼氏

出宮女

宮妃侍筆

萬壽公主

妻配掖庭

梅駙馬

父子

紂後生

克昌

抱首

家督

無影

胡婦子

王吉鄭暉

十三子

第五倫

重耳在外

顧名思義

不識六七

鳳毛

虎子跳

王謝家物

置奴複壁

諸子奴材

西京疑獄

昌化章氏

一母二儒

享者佩刀

繼父讐家

誤我輩

世臘未盡

跨竈

卷三十五目錄終

鳥書

卷三十五目錄

二

劉氏鴻書卷三十五

宣城劉仲達纂輯

五倫部二

太史湯賓尹刪正

后附太子

漢吕后稱制高祖后王太皇太后臨朝成帝母馬后臨朝馬援

女明帝后竇太后臨朝和帝母鄧后臨朝鄧禹孫女和帝后閻后臨朝

安帝后梁后臨朝順帝后何太后臨朝靈帝母庾太后臨朝稱

萬機成帝母褚太后臨朝稱制穆帝母武氏改國稱帝高宗后中

宗劉氏稱制真宗后曹太后同聽政仁宗后高氏臨朝神宗

后哲宗母號女中堯舜○事物紺珠

漢李夫人爲李延年女弟當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
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見
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囑託王及見
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
以燕媼見帝上曰夫人弟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見
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
夫人遂轉鄉歔歔而不復言於是上不悅而起夫人姊
妹讓之夫人曰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
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戀戀顧
念我者乃以生平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

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憫錄其兄弟哉及卒上以后

禮葬焉

漢書

漢光武陰皇后南陽人名麗華初光武聞后美心悅之
後至長安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嘆曰仕宦當作執金
吾娶妻當得陰麗華卽位立爲后

本紀

建和元年四月丁亥保林吳妯以丙戌詔書下中常侍
超曰朕聞河洲窈窕明辟思服擇賢作儷隆代所先故
大將軍乘氏忠侯商所遺少女有貞靜之德流聞禁掖
其與妯並詣商第周視動止審悉幽隱其母諱匿朕將
採焉妯卽與超以詔書趨詣商第第內謹譟食時商女

女瑩從中閣細步到寢妯與超如詔書周視動止俱合
法相超留外舍妯以詔書如瑩燕處屏斥妾侍閉中閣
子時日晷薄辰穿照屋牕光送着瑩面上如朝霞和雪
艷射不能正視目波澄鮮眉嫵連卷朱口皓齒修耳懸
鼻輔靨頤頤位置均適妯尋脫瑩步搖伸髻度髮如黝
髹可鑿圍手八盤墜地加半握已乞緩私小結束瑩面
發頰抵攔妯告瑩曰官家重禮借見朽落緩此結束當
加鞠翟耳瑩泣數行下閉目轉面內向妯爲手緩捧着
日光芳氣噴襲肌理膩潔拊不留手規前方後築脂刻
玉此守禮謹嚴處女也約略瑩體血足榮膚膚足飾肉
肉足冒骨長短合度自顛至底長七尺一寸肩廣一尺
六寸臀視肩廣減三寸自肩至指長各二尺七寸指去
掌四寸肖十竹萌削也髀至足長三尺二寸足長八寸
蹠跗豐妍底平指斂約縑迫袷收束微如禁中久之不
得音響妯令摧謝皇帝萬年瑩乃徐拜稱皇帝萬年若
微風振簫幽鳴可聽不痔不瘍無黑子創陷及口鼻腋
私足過諸臣妾妯女賤愚憨言不宣心書不符見謹秘
緘昧死以聞時夜漏三下太后猶御壽安殿發緘歡喜
顧語帝曰吾入宮後知有幼妹然中外隔闕目所未見
不謂爭達如爾明日詔下有司議禮

漢事秘辛

王莽女爲漢平帝后莽篡位之日手握玉璽極口肆詈擲之於地後常稱疾不朝會莽欲嫁之大怒不從曹操女爲漢獻帝后操篡位時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四乃以璽抵軒涕泗橫流楊堅女爲周宣帝后後知堅有異志意頗不平篡位之後憤惋尤甚堅欲奪其志誓死不許三人者皆篡弒之賊而其女之志行節操亦酷相類如此無論其父卽在廷諸臣不可媿死耶

文海

披沙

羊氏卽惠帝后也曜嘗問之曰吾何如司馬家兒羊氏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何可並言彼貴爲

帝王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庇妾於爾時實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曜甚寵之頗豫國事

綱目

晉武帝立皇后楊氏大赦后元皇后之從妹也美而有婦德帝初聘后后叔父珧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帝許以后父駿爲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尚書褚碧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帝不從駿驕傲自得胡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奮曰

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為損益乎

晉史

太宗之代有秘記云唐三代後即女主武王代有天下
太宗密召李淳風以詢其事淳風曰臣據玄象推算其
兆已成然其人已生在陛下宮內從今不踰四十年當
有天下誅殺唐氏子孫殆將殲盡帝召宮人閱之令百
人為一隊問淳風云在某隊中又分為二隊淳風云在
某隊中請陛下自揀擇太宗不識欲盡殺之淳風曰天
之所命不可廢也王者不死雖求恐不可得且據占已
長成已是陛下眷屬更四十年又當衰老老則仁慈其
於陛下子孫或不甚損今若殺之即當復生變為男子

更四十年亦堪御天下矣少壯嚴毒殺之為血讎即陛

下子孫無遺類矣太宗遂止

定命錄

則天順聖皇后將軍武士護之女年十四入宮侍太宗
因圖讖出寺為尼王皇后問蕭淑妃之寵陰令人宮長
髮寵為昭儀手斃已女傾陷主母遂為皇后遷帝房州
遂僭天位殺唐子孫立武氏七廟幸張昌宗張易之沈
南瑒僧懷義淫戲無度中官少年者三十人皆幸封為
如意君

名山藏

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褚遂良固執
以為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

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許敬宗宣言于朝曰田舍翁多收十斛麥尚欲易婦况天子立后何豫諸人事而妄生議乎

通鑑

唐天后時吉頊與武懿宗爭趙州功太后不悅它日頊奏事太后曰太宗有馬名獅子驄肥逸無能調馭者朕爲宮女侍側言於太宗曰妾能制之然需三物一鐵鞭二鐵撻三七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撻撻其首又不服則以七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豈足污朕七首耶頊惶懼流汗拜伏求生乃止

唐書

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綉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珍玩九章翼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翼爲戶部侍郎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馳驛致之嘗以妬悍不遂送歸銛第上遂不食及夜力士奏請迎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遣歸吉温因宦官言於上曰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使人就死而辱之於外舍邪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者父母所與乃剪髮一繚而獻之上遂召還寵待益深

綱目

郭太后貴極綿聯八朝帝王代宗外孫德宗外甥順宗

新婦憲宗皇后穆宗之母敬宗文宗武宗三宗祖母

異志

初帝將以閏月復張燈皇后諫止之越三日親從官顏秀等四人夜入禁中越屋叩寢皇后聞變遽起帝欲出后閉閣擁持趣召都知王守忠使引衛卒入賊傷宮嬪殿下聲徹帝聽宦者以乳媪歐小女子給奏后叱之曰賊在近殺人敢妄言耶陰遣人挈水踵後賊果舉火焚簾水隨滅之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曰以是徵賞故爭盡死力守忠兵至賊就擒滅

史編

劉智遠還至晉陽議率民財以賞將士夫人李氏諫曰

陛下因河東創大業未有以惠澤其民而先奪其生

之資殆非新天子所以救民之意也請悉出宮中所有

以勞軍雖復不厚人無怨言智遠從之中外大悅

五代史

京兆李植字化光觀察使士衡之孫初爲侍禁約婚曹

彬女孫娶迎入門見鬼神千萬在前驚走踰墻避之曹

卽時還父母家俄而仁宗聘入宮郭后廢冊爲皇后卽

慈聖光獻也玉銜光獻在父母家時與羣女共爲撚錢

默記

之戲而後一錢輒獨旋轉盤中凡三日方止

避暑漫抄

元時議三朝皇后升祔未決伯顏以問太常博士逮魯曾曰先朝旣以真哥皇后無子不爲立主今所當立者

明宗母邪文宗母耶對曰真哥皇后在武宗朝已膺寶冊則文明二母皆妾今以無子之故不得立主而以妾母爲正是爲臣而廢其先君之母爲子而私尊其先父之妾豈可復蹈慕容垂之失乎集賢學士陳顥素疾魯曾乃曰唐太宗冊曹王明母爲后亦二后也奚爲不可魯曾曰堯母帝譽庶妃堯未嘗以配譽不法堯舜而法唐太宗邪衆服其議而伯顏亦是之遂以真哥皇后配武宗擢魯曾爲御史

元史紀事

元皇后弘吉刺氏性明敏達於事機國家初政左右匡正與有力焉四怯薛奏割京城外近城牧馬帝許之后將諫陽責劉秉忠曰汝等何不諫若初定都時以地牧馬則可今軍民分業已定奪之可乎事遂止宋亡幼主入朝后不樂帝曰江南平自此不用兵甲人皆喜之爾何獨不樂后曰自古無千歲之國母使吾母子及見此則幸矣帝以宋府庫物置殿庭召后視之后一視而反帝問后何欲后曰宋人貯蓄以移子孫子孫不能守而歸於我我又何忍取之邪宋太后全氏至京不習風土后屢奏乞令回江南帝不允后退亦厚待之

經濟類編

明太祖早晚於西樓上決事馬太皇后常潛聽之如聞上或震怒候回宮必詢今日處何事怒何人因泣諫曰

洪書
上位已有五子正可積德不可縱怒殺人致死冤枉活
人性命乃子孫之福國祚亦久太祖從之決事多依律
國朝典故

英宗后錢氏無子貴妃周氏實生憲宗憲宗即位宦者
夏時倡言錢太后久病不當上尊號獨尊上生母爲皇
太后輔臣李賢彭時爭不可曰朝廷所以服天下心惟
綱常今獨隆所生損聖德不細闡傳仁壽宮旨曰子爲
帝母稱太后固當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此宣德中自
有例彭時曰太后事與宣德中異宣德中胡皇后表稱
疾請儲積禮書故正統中尊號不得加焉且宣皇晚年

每以爲憾曰此朕少年事大誤與宋仁宗廢郭后事同
可鑒也今名分固在安得引爲比若臣子諛從如得罪
天下萬世何卽欲全聖孝獨兩宮同尊爲宜於是議始
定錢太后加慈懿以別嫌疑錢太后崩議合葬裕陵內
臣時等復洵洵爲危言憲宗恐傷周太后心亦未允彭
時面請厝錢太后於左虛右以待將來卽兩全無傷於
是閣學士商輅劉定之等帥百官伏文華門哭不起聲
聞大內母后爲感動得溫旨諭如議乃退

嘉謀錄

嘉靖初元上勅禮官議興獻王尊號閣學士楊廷和禮
尚書毛澄欲重大宗援漢定陶王宋濮王故事爲據率

百官上議言獻王孝宗弟也上考孝宗於王當稱皇叔
父妃當稱皇叔母凡祭告上箋具稱姪皇帝名而以倫
序命益王第二子暫襲封爲獻王後俟異時皇嗣繁衍
仍以皇次子奉祀上意不然復命博考典禮求至當廷
和錄魏明帝重太宗詔以進因人見力言之上曰朕奉
大統非所願獨謂庶幾得尊崇父母爲至榮今若此需
朕意少釋乃下時南刑主事張璉獨疏言武宗嗣孝廟
已十有六年遺詔尊祖訓兄終弟及之議迎皇上入繼
大統比之漢哀宋英當成帝仁宗時豫立繼嗣者不侔
禮官不當妄引爲人後之說且獻王所生惟上一人今

稱以叔父質之鬼神不能無疑稱聖母以皇叔母不知
將以君臣禮見乎抑以母子禮見乎以君臣禮見恐予
無臣母之理竊謂宜別爲獻考立廟京師隆尊親之孝
而迎聖母致養庶於禮稱上覽奏大喜曰此論出吾父
子終可完下閣部議持前說益堅會聖母至通州聞不
肯入上憂泣啓皇太后請避位於是詔皇帝本生父宜
稱帝母宜稱后朝臣連疏爭事遂寢明年上召閣臣至
平臺溫諭懇懇又命司禮監詣尚書第賜金令勉爲上
屈廷和毛澄遂相繼謝病去獨巡撫都御史席書吏
外郎方獻夫主事霍韜桂萼各具疏議與璉合上乃喜

召書等詣闕會議由是禮部書汪俊等擬於尊號上加
本生二字璉等復交章爭不可廷臣嫉璉等如仇至
欲毆斃之二人疾走免事聞上夜召璉曰禍福當與卿
共之今衆洶洶奈何璉曰羣臣獨特衆爲勢耳誠以勢
則尊如人主誰敢敵哉需錦衣數力士足矣上曰已諭
明日百官疏爭聚哭於文華門上怒命司禮監錄諸哭
者姓名收繫爲首楊慎張翀馬理等下獄編管四品以
下各罰俸五品以下各廷杖追逮二百二十人議乃定
稱孝宗曰皇伯考昭聖后曰皇伯母獻皇帝曰皇考章
聖后曰聖母告郊廟纂明倫大典播中外議禮諸臣各

進秩至殿閣孤卿官夫世廟承統與漢哀宋英事體本
不同當時璉等之見果出閣部諸臣右惟是議禮之家
名爲聚訟自古記之諸臣紛爭豈有他哉世廟初詔溫
文冲抑得禮之本璉不能將順輒以督責之說進使廷
臣舉得罪而喪氣焉厥後杖諫官戮大臣人謂大璉白
璉開不其然哉

嘉謀錄

金主珣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出惟前朝資明夫人鄭
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託謂之曰速召太子主後
事主絕而殂夫人秘之是夕后妃問安寢閣麗貴妃陰
狡機慧常以其子英王守純年長不得立懷怨鄭氏恐

其爲變卽給之曰上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
遽鑰之急召大臣傳遺詔立皇太子守緒始啓戶出后
妃發喪太子方入宮英王已先至太子知之分遣樞密
院官及東宮親衛軍官移刺蒲阿集軍三萬餘于東華
門街部署既定命護衛四人監守純于近侍局乃卽位

于樞密

金事本末

高皇帝開建鴻業更立三才爲帝者首乃海內甫定卽
垂意根本至計博選耆艾魁壘之士從太子諸王以遊
已命諸臣講讀經書暇開陳明君良相孝子忠臣諸故
事及時政沿革民間疾苦之類已又命繪農業艱難與

古孝行圖以進蓋其爲教可謂本末具舉茲以復加已
歲甲午皇上命皇長子出閣講學某以職叨從勸講之
後竊愧空疎靡所自效獨念四書五經理之淵海窮年
講習未易殫明我聖祖顧於遺文故事拳拳不置良絲
理涉虛而難見事徵實而易知故今古以通之圖繪以
象之朝誦夕披而觀省備焉也某誠不自揆仰遵祖訓
采古言行可資勸誡者著爲圖說名曰養正圖解輒錄
上塵以俟裁定夫聖須學也學須正也而功必始於蒙
養古者八歲而就外傳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而入
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

惡教之故志使知廢興焉而戒懼教之訓典使知族類
而比義蓋積習見聞納之軌物故成材易也皇上范型
在上不肅而嚴諭教條章直有方駕古人同符祖宗者
某之寡陋如爝火然詎足以庚日月之明顧塵露區區
不爲河嶽所吐棄必將有繼某而出者繼聖志而成之
矣特著之序以俟

澹園集

宮人 婕妤 公主

按禮天子立后固有六宮三夫人九嬪三十七世婦八
十一御妻然未聞千百其數

太平御覽

漢武帝所幸宮人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輒吹氣如蘭娟

身輕弱不欲衣纓拂之恐傷爲痕每歌李延年和之於
芝生殿旁唱迴風之曲庭中樹爲之翻落常致娟於琉璃
帳恐垢汚體也以衣帶繫娟袂閉於重幕中恐隨風
起又以琥珀佩置衣中不使人知乃言娟骨節自鳴相
與爲神怪也

洞冥記

尹夫人與邢婕妤同時並幸詔不得相見尹自請願望
見邢帝許之卽令它夫人飾爲邢來前尹見之曰此非
邢身也其狀貌不足以當人主於是帝使邢衣故衣獨
身前來尹見之曰此真是也乃俛而泣自痛其不如也

漢武遺事

班婕妤以選入宮貴幸嘗從游後庭帝欲召與同輦載
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
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後趙
飛燕姊弟自微賤興諧婕妤祝詛上因考問婕妤對曰
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為邪欲以何
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
不為也上善其對賜黃金百斤然婕妤恐久終見危求
得共養太后長信宮因作自悼賦漢史

遂毀為其狀按王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琴操曰王昭
君者齊國王穰女也年十七儀容絕麗以節聞中長者
求之者王皆不許乃獻漢元帝帝造次不能別房帷昭
君恚怒之會單于遣使帝令宮人裝出曰欲至單于者
起昭君喟然越席而起帝視之大驚悔是時使者竝見
不得止乃賜單于後昭君有子曰世違單于死世違繼
立凡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世違曰汝為漢也為胡
也世違曰欲為胡耳昭君乃吞藥自殺石季倫曰昭以
觸文帝諱改為明初潭集

琴操王昭君者齊國人顏色皎潔聞於中國獻於孝元

帝訖不幸納積五六年昭君心有怨曠僞不飾其形容
元帝每歷後宮疎略不過其處後單于遣使者朝賀元
帝陳設倡樂乃令後宮粧出昭君怨恚日久乃便循飾
善粧盛服光輝而出俱列坐元帝謂使者曰單于何所
願樂對曰珍奇怪物皆悉自備惟婦人醜陋不如中國
乃令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起席而前曰妾幸
得備在後宮麤醜穢陋不合陛下之心誠願得行帝大
驚悔之良久太息曰朕已誤矣遂與之昭君至單于心
思不樂乃作怨曠思惟歌云及讀漢書元帝竟寧元年
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帝以後

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號爲寧胡閼氏生
一男曰伊屠知牙師爲右日逐王呼韓邪單于死嬙妻
大閼氏生子曰雕陶莫臯最長立爲復株累若鞮單于
復妻王昭君生二女怪此一婦人而周旋匈奴單于父
子間亡耻如此又讀後漢書昭君王嬙南郡人初元帝
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廷時呼韓邪來朝帝勅以宮女五
人賜之昭君入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
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
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
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

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勅從胡俗復為後單于
闕氏焉與琴操漢書所記無異真天地間妖淫婦人也
祇緣曠生怨積怨生忿遂甘心背君父忍以身祀犬羊
行同狗彘固欲是厭它尚曷郵耶

金壘子

古者後宮不滿五百人謂賢君唐太宗知宮女多者為
淫荒之主乃出宮女三千人止留三百此出宮女之始
也

原始秘書

李白於便殿對明皇撰詔誥時十月大寒筆凍莫能書
字帝敕宮妃十人侍白左右執牙筆呵之白遂取具書
其受聖眷如此

開元遺事

唐宣宗大中二年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舊例以銀
裝車帝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仍詔公主執婦禮皆如
臣庶之法戒以毋得輕夫族預時事顥弟顥嘗得危疾
帝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帝怒
嘆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為婚良有以也亟召
公主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視乃觀戲乎

情記室

肅宗宴於宮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因
隸樂工是日為假官之長上及侍宴者笑樂政和公主
獨俛首不視上問其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須
得此人使阿布思真逆人其妻亦同刑人不合迫至尊

之座果冤邪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為笑謔之具妾
深以為不可上亦憫惻為之罷戲

唐年通錄

文皇兵入城駙馬都尉梅公死于笄橋下某國長公主
曳文皇裾不釋問駙馬何在文皇遽命左右速取二帶
來比至一玉一金文皇與公主言與二甥為世官以慰

主心

九朝野記

父子

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
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
為妾已而為妻而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

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

紂故為後

帝王世紀

孔伋鯉之子字子思對孔子以其父析薪其子弟克負
荷是謂不肖孔子忻然曰其克昌乎對魯穆公以除非
法之事行周公伯禽之政不能用乃適衛嘗言當我先
君周制雖衰君臣正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
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諸侯力爭競招英雄
以自輔翼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我不自貴人將賤我
時移世異各有宜也於是在衛緼袍無表三旬九食著
書四十七篇曰中庸教授弟子孟軻之徒數百人年六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埤而層巢其巔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內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

朱公居於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告其少弟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請行不聽長男曰家有

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公從之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吾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駟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前日吾所以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越世家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取田客女爲妾一交接而死後生男大男謂其母曰我父年尊無及人道一宿斯須何因

有子汝小家淫泆反欲汚我種類乎爭財數年州郡不
決丞相丙吉思惟良久言曾聞真人無影老翁子亦無
影又不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取同年小兒俱解裸之
此兒獨啼言寒又並日中行彼獨無影人咸服風俗通
蘇武留匈奴十九歲年老子前坐事死宣帝問之問左
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白前發匈奴時
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
上許焉通國至上以爲郎

王吉爲沛相人生子不養者斬其父母以土棘合理之
去又鄭惲文公爲下蔡長民生子相沾率不舉惲重設
法百姓初畏罪後稍豐給男女悉以鄭爲字綱目

漢鄧禹有子十三人使各守一藝長子震次襲次珍俱
封侯自後累世貴寵爲公侯者三十一人大將軍以下
及州牧郡守九十八人其餘侍中等官不可勝數故人
嘆其修整門戶教養子孫皆可以爲後世法漢書

後漢第五倫字伯魚或問倫有私乎曰余兄子嘗病一
夜十起退而安寢余子有病雖不省視而通夕不寢是
可謂無私乎史纂

劉表私後妻之言愛少子琮常不悅於長子琦琦每欲
與亮謀自安之術亮輒拒塞未與處畫琦乃將亮游觀

後園共上高樓飲宴之間令人去梯因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荅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陰規為江夏太守避家難

季漢書

兖州刺史王昶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沉子曰渾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爾曹顧名思義不敢違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栢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不可輕也人或毀已當退而求之於

身若已有可毀則彼言當也無可毀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斯言善矣

綱目

陶淵明有子五人嘗戲以詩責之曰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或問坐客淵明有侍兒否有一人言有之問何以知曰所謂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此豈非有侍兒耶坐客皆發一笑

堯山堂外紀

王敬倫風姿似父作侍中加授桓公公服從大門入桓公望之曰大奴固自有鳳毛○謝鳳子超宗好學有文辭帝大嗟嘗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

世說新語

王弘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為鳳凰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僧虔累十二博基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弘嘆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恐終危吾家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為長者位至公台已而皆如其言

綱目

楊玄感與父素俱為柱國朝會則齊列隋文帝命玄感降一等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庭展私敬

隋史

北齊陳顯達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懷愧懼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看者必敗塵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

世說新語

楊國忠舊名釗本張易之子也天授中易之恩幸莫比每歸私第詔令居樓仍去其梯圍以束棘無復女奴侍立母恐張氏絕嗣乃置女奴嬪妹於樓複壁中遂有娠而生國忠後嫁於楊氏

唐書

子儀禁軍中走馬夫人乳母子犯禁都虞侯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明日語僚佐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侯而惜母之保母子非奴才而何

綱鑑

韓忠憲億教子嚴肅知亳州第二子舍人自西京倅謁告省勤康公與右相及姪柱史宗彥皆中甲科歸公喜置酒召僚屬之親厚者俾諸子坐於席隅惟持國多深思知必有義方之訓託疾不赴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獄奏讞者其詳云何舍人思之未得已訶之再問未能對遂推案索杖大詬曰汝食朝廷厚祿倅貳一府事無巨細皆當究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務不舉可知吾在千里無所干預猶能知之爾叨冒廩祿何顏報國必欲撻之衆賓力解方已諸子股栗家法之嚴如此所以多賢子孫也忠憲八子曰綱綜絳繹緯續維

絳繹皆宰相維門下侍郎

蘇氏家訓

宋昌化章氏昆弟二人皆未有子其兄先抱育族人一子未幾其妻得子其弟言兄既有子益以所抱子與我其妻猶在蓐曰不然未有子而抱之甫得子而棄之人其謂我何且新生那可保也弟請不已嫂曰不得已寧以吾新生與之弟初不敢當嫂卒與之而二子比成立長曰栩字景韓季曰詡字景虞栩之子樵樵詡之孫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為族

陳了翁之父尚書與潘良貴父榮之交情好甚密潘一

日謂陳曰吾二人官職年齒種種相似獨有一事不如

公甚以為恨陳問之潘曰公有三子我乃無之陳曰吾有一婢已生子矣當以奉借他日生子即見還既而遣至即了翁之母也未幾生良貴後其母遂往來兩家焉一母生二名儒亦前所未有

國憲家猷

戴良齋云昔有宦家過屠家見幼稚而愛之抱以為子戒抱者使勿言既長且承序矣嘗因祀先恍惚見受享者皆佩刀正坐而裹章服者列位其傍愕然以語抱者抱者始告以實自是當祀必先祝其所生而後祀其所為後者云

代醉編

洪武間人有隨母改嫁者以繼父疾割股愈之有司以

孝聞上曰繼父爾之讎家也割父遺體以愈讎家爾曰

說海

孝也乃置之法膚斷若此臣下固不識也

明嘉興張寧以才質受寵於英宗嘗稱為我張寧吏部

察上意推為巡撫都御史上曰張寧止可作都御史耶

繼推南京侍郎上曰待北部有缺來說未幾憲宗即位

詔給事中陞二級外補寧僅得通判至知府耳晚歲無

子禱於家廟曰寧何陰禍以辱先人乃至是傍一妾遽

云誤我輩即陰隲耳寧即日嫁者數人惟一妾號泣不

忍去侍寧終其身寧以文學名所著有方州集豈天子

不能貴一臣而嫁妾不足為陰德耶

文獻通考

鴻書
京師有一指揮中歲無嗣其妻告之曰聞胤息之事亦
往往以祈乞而得今有一廟神極靈蓋往虔禱指揮聽
焉涓日沐浴齋戒具香燭牲帛以饗之隣家婦見之問
何為指揮告之曰將叩神求男鄰婦曰我也要求請少
待備辦同往可也指揮妻從之乃同往再三懇於神已
而隣婦遂有娠無幾得男甚喜指揮妻因自恨命薄且
語其夫曰求嗣本是我發念頭它家娘子只是趁我去
却得子了我今反無所應明日誠心再祝於神可也指
揮諾之其夜妻忽夢詣廟祝神光景如晝神告之曰汝
之不得子非吾之吝與誤也自有故耳婦曰何故神曰

彼庸人易得子汝夫乃貴顯之職且世業優厚汝夫婦
况無隱慝今來子嗣須得一智慧福德者則可吾擬以
一僧與汝渠今在五臺山修行戒行精嚴而世臘未盡
斷絕更待他積修滿日便來汝家作貴人耳他日汝可
驗吾言也婦夢中悚領而覺遂話於指揮明日亦備禮
往祝越數載乃得孕生男丰骨不凡稍長多善行人皆
愛之因往五臺訪之則神所云云一一無爽焉僧死之
日卽此兒之生辰也後襲職安榮終其身
說圖
子過其父為跨竈解者紛紛聞邊檄中相馬者言馬前
蹄之上有兩空處名曰竈門凡善走之馬前蹄之痕印

地則後蹄之痕反在前蹄之先故軍中人謂之跨過竈
門考之東西南北率同此稱夫跨從足後步過前似後
人追過前人之意以擬于父於義為協 海客日談

世所效者漢江野卒主民丰能不失其多善於人皆
錫書高世徽夢中刺於而後後請以沐沐日亦新
淵深更替外氣外氣日外來必逐奔逐人正與江
却節與文果今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在
火難難難今來平國險難一皆難難難難難難難
於人其人其人其人其人其人其人其人其人其人

第三十六卷

五倫部三

父母

敬姜

陳母

殺繼母

共娶

勿為好

絡秀

董母

李母

夫婦 附 逐婦

女媧

不言咲

左足黑子

雙梓

斂錢為婚

梁山伯

開棺女活

王宙

鳥書

卷三十六目錄

一

爭葬 金氏子 馬母塚

踐之妻妾 棄夫

婦附貴女 美女 醜女

夏姬 馬郎婦 蔡文姬

刁婦 苗夫人 詩姬

京師用蘇人 三女俱后 西施

沉西施 有奇相 韓俊娥

前後美女 三逐五逐 薛靈芸

卷三十六目錄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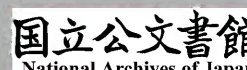
劉氏鴻書卷三十六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五倫部 三 太史湯賓尹 刪正

母

季敬姜者莒女也魯大夫穆伯妻文伯之母博達知禮
穆伯先死敬姜守節教子義方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
側目而盼之見其友上堂從後階降而却引奉劍而正
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為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昔
者武王罷朝而結絲紵絕左右顧無可使結之者俯而
自伸之故能成王道桓公益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



者三十人故能成霸業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髮所執贄而見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室彼二聖一賢者皆霸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與友者皆過已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友者皆爲服役子之不益亦以明矣文伯乃謝罪於是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與處友者皆黃耄倪齒也文伯引衽攘捲而親饋之敬姜曰子成人矣

彤管遺編

陳嬰者東陽人少修德行著稱鄉黨秦末大亂東陽人欲奉嬰爲主母曰不可自我爲汝家婦少見貧賤一旦

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

歸史編

漢景帝時有防年父爲繼母陳所殺防年因殺陳廷尉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爲太子侍側帝問之對曰夫繼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無狀手殺其父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凡人同不宜以大逆論從之

漢武故事

漢靈帝時燕代有三男共娶一婦生四子范延壽斷其從母

異談

趙姬者桐鄉令東郡虞韞妻也韞旣没大皇帝敬其文

才詔入官省號曰趙母作列女傳解注賦數十萬言將
嫁女臨去敕之曰慎勿爲好女曰不爲好可爲惡耶母
曰好尚不可爲其况惡乎

初潭集

周伯仁母李氏字絡秀少時伯仁父浚求爲妾生伯仁
及嵩謨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
足無所不謂汝等並貴列吾目前嵩起曰伯仁志大而
才短名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也嵩性
抗直亦不容於世惟阿奴碌碌當在母目下

晉書

吳元濟以董昌齡爲郟城令而質其母其母謂昌齡曰
順死賢於逆生汝去逆而吾死乃孝子也從逆而吾生

是戮吾也會官軍絕郟城歸路昌齡乃舉城降李景讓
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居於東都諸子皆幼母自教
之宅後古墻因雨墮陷得錢盈船奴婢喜走告母母往
焚香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夫必以先君餘
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它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
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三子景讓景溫景莊皆舉進
士及第景讓宦達髮已班白小有過不免捶楚景讓在
浙西有左都押牙迂景讓意景讓杖之而斃軍中憤怒
將爲變母聞之景讓方視事母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
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國家刑法豈得以爲汝喜

怒之資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
朝廷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乎命左
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爲之請拜且泣久乃
釋之軍中由是遂安景莊老於塲屋每被黜母輒撻景
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敢
效人求關節乎久之宰相謂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
不收可憐彼翁每歲受撻由是始及第

經濟類編

夫婦附逐婦

昔宇宙初開之時只有女媧兄妹二人在崑崙山而天
下未有人民議以爲夫婦又自羞耻兄卽與其妹上崑

崙呪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爲夫妻而煙悉合若不使
烟散於是烟頭卽合其妹卽來就兄乃結草爲扇以障
其面今時人取婦執扇象其事也

獨異志

賈大夫惡取妻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
妻始笑始言則是斯藝能使醜夫變貌恨妻釋忿者也

文選注

後漢黃昌爲州佐時妻歸寧中途遇賊所掠不知去向
後遷蜀郡守婦因其子犯罪詣郡白訟昌疑不類蜀人
問之曰妾某州佐黃昌妻賊掠賣此昌曰汝夫何以識
之婦曰夫左足心有黑子昌出左足示之相扶悲泣遂

為夫婦

西京雜記

黃龍中吳郡海鹽陸東美妻朱氏有容止夫妻相重寸步不相離時人號為比肩人後妻卒東美不食而死合葬後未一歲冢上生梓樹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鴈常宿於上孫權聞之嗟嘆封其里曰比肩墓曰雙梓後子弘與妻張氏亦相愛慕吳人又呼為比肩

三吳記

阮脩字宣子居貧年三十未有室王敦等斂錢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求入一錢不得

獨異志

梁別伯祝英臺皆東晉人梁家會稽祝家上虞嘗同學

祝先歸梁後過上虞尋訪之始知為女歸乃告父母欲娶之而已許馬氏子矣梁悵然若失後三年梁為鄞令病死遺言葬清道山下又明年祝適馬氏過其處風濤大作舟不能進祝乃造梁塚失聲哀慟忽地裂祝投而死馬氏聞其事於朝丞相謝安請封為義婦和帝時梁復顯靈異效勞於國封為義忠有司立廟於鄞云吳中有花蝴蝶橘蠹所化也婦孺以梁山伯祝英臺呼之

寧波志

晉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而夫壻經年不歸女家更強以適人尋病亡夫還問女所在竟至墓所開棺女遂活

因與俱歸後婚聞之詣官爭之王導曰此非常事不可
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

博物志

天授三年清河張鎰因官家于衡州性簡靜寡知友無
子有女二人其長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絕倫鎰外甥太
原王宙幼聰悟美容範鎰常器重每曰他時當以倩娘
妻之後各長成宙與倩娘常私感想於寤寐家人莫知
其狀後有賓寮之選者求之鎰許焉女聞而鬱抑宙亦
深恚恨託以當調請赴京止之不可遂厚遺之宙陰恨
悲慟決別上船日暮至山郭數里夜方半宙不寐忽聞
岸上有一人行聲甚速須臾至船問之乃倩娘徒行跣

足而至宙驚喜發狂執手問其從來泣曰感君深情不
易思將殺身奉報是以亡命來奔宙非意所望欣躍特
甚遂匿倩娘於船連夜遁去倍道兼行數月至蜀凡五
年生兩子與鎰絕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
不能相負棄大義而來奔君向今五年恩慈間阻覆載
之下胡顏獨存也宙哀之曰將歸無苦遂俱歸衡州既
至宙獨身先至鎰家首謝其事鎰曰倩娘病在閨中數
年何其詭說也宙曰見在舟中鎰大驚促使人驗之果
見倩娘在船中顏色怡暢訊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異
之疾走報鎰室中女聞喜而起飾粧更衣笑而不語出

與相迎翕然而合爲一體夫妻四十年二男並以孝廉

擢第至丞尉

離魂記

明華亭縣有民某其母再醮生一子及母死二子爭葬

質之官知縣某判其狀曰生前再醮終無戀子之心死

後歸墳難見先夫之面令後子收葬

泳化編

崑山舟師楊姓者雅與金姓者善金姓者死有子曰金

三年十七八窶甚將行乞楊見憐之因招入舟收養之

旣久楊夫婦以其力勤也愛之甚楊無子有一女年亦

相若因以妻三歲餘產一女踰晬盤病死三哭之哀成

疾日漸尪羸貼危楊夫婦始悔恨罵不絕口一日江行

泊孤島下楊謂三舟中乏薪不得炊可登岸拾枯枝爲

爨三力疾去則棄三挂颿行矣三得枯枝至泊失舟知

楊賣已也慟痛哭欲赴江死旣又念島中或逢人莫可

拯援轉入林中至一所見戈戟森森列衛在焉爲之駭

愕徐偵之無所聞漸就閭寂無人僅有八大篋封識完

好竟不知爲何蓋盜所劫財暫置此地三乃匿戈戟溝

中更臨江濱適有它舟經其處三招之來曰我有行李

待伴不至可附我去舟中許諾悉携大篋入舟行抵儀

真問是何人家密起篋視皆金珠也卽其地售得如

干服食起居非故矣旣收童僕復將買妾一日行過河

下楊舟適在三識之楊不知也三乃使人顧其舟云湖
襄賈輜重累累舳艫充牣先是楊棄三時女晝夜啼哭
不欲生父母強之更納婿女不從至三登舟舟人莫敢
仰視女竊視之驚語母曰客狀甚似吾婿母詈之曰見
金夫不有邪耶若三不知死所矣女遂不敢言三顧女
佯謂舟人曰何不向船尾取破氊笠戴之蓋三寔時初
登楊舟有是言也於是妻覺之出見相與抱哭驩如平
生而楊夫婦羅拜請罪悔過無已三亦不之較尋同歸
三家焉未幾會劇寇劉六劉七叛入吳三出金帛募死
士從郡別駕胡公直搗狼山之穴縛其渠魁討平之功

授武騎尉妻亦從封云

耳談

太公少婿馬氏老而見去賣漿孟津天涼不售改圖販
麪復值大風屠牛朝歌天熟肉敗遂釣魚於渭濱文王
出獵載歸以師事之武王伐紂封侯於齊道遇婦人其
前妻也再拜求合公取盆水傾地令其收之惟得少泥
公曰若言離更合覆水定難收婦人遂抱恨而死今有

馬母塚

類林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
妻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
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

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爲法者也其爲法也且欲以與萬
乘致功必先踐之妻妾然後行之子母幾索入矣其妻
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
遂去衛而入荆也 太平御覽

顏真卿爲撫州刺史邑人有楊志堅者嗜學而居貧鄉
人未知也其妻以資給不充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
曰當年立志早從師今日翻成鬢有絲落托自知求事
晚蹉跎甘道出身遲金釵任意撩新鬢鸞鏡從他畫別
眉此去便同行路客相逢卽是下山時其妻持詩詣州
公牒以求別適真卿判其牘曰楊志堅早親儒教頗負

詩名心雖慕於高科身未霑乎寸祿愚妻覩其未過曾
不少留靡追冀缺之妻贊成好事專學買臣之婦厭棄
良人汚辱鄉閭傷敗風教若無懲誡孰遏浮囂妻可咎
二十任自改嫁楊志堅秀才餉粟帛仍署隨軍四遠聞
之無不悅服自是江表婦人無敢棄其夫者 雲溪友議

婦 附 貴女 美女 醜女

夏姬內挾伎術老而復壯者三三爲皇后七七爲夫人九
爲寡婦當之者輒死左氏所載當之者已八人矣宇文
士及粧臺記云春秋之初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雞皮
三少 列子 昔有賢女馬郎婦於金沙灘上施一切淫人

凡與交者永絕其淫死葬後一梵僧來云求我侶掘開乃鎖子骨梵僧以杖挑起升空而去

釋氏稽古錄

蔡文姬博學有才辨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興平喪亂為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十二年生二子曹公素與伯喈善遣使以金璧贖之嫁與董祀祀犯法當死文姬詣曹公請之時公卿名士及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為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辭旨酸哀眾為改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廐馬萬匹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

其言乃追原祀罪

魏志

唐咸通中京兆神策將張季弘以勇氣聞於時一日賁文牒往州郡有材人驅驢負薪而至適當其道弘怒因提驢四足擲過水渠數步觀者驚駭暮投旅店覩其母子相對悲愁問之曰家有婦至惡恃其勇陵辱吾母子無不至季弘笑謂他非吾所辦此易耳即相為除之母下呼語曰吾聞汝倚有勇力不伏姑婿使喚果有此否婦再拜曰新婦敢耳自是大家憎嫌過甚因引季弘手至大石上歷數平日事輒曰如此事豈是新婦不是每

陳一事以指於石上指一畫每指輒入寸餘季弘汗落神駭但稱道理不錯其夜不能寐翌日亟行筆叢

唐苗夫人其父太師其舅張河東其夫張延賞其子弘靖其婿韋臯近代婦人之貴無如此者唐史

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錄之不解則易之故唐末之詩近於鄙俚冷齋夜話

太祖微行至三山街一媪門有木榻假坐移時問媪何許人對曰蘇人又問張士誠在蘇州何如媪曰方大明皇帝起手時張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歸附蘇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又問其姓去翌日語朝臣曰張

士誠於蘇人初無深仁厚德昨見一老婦深感其恩蓋

蘇民忠厚恐京師百姓千萬無此一婦也迨洪武二十

四年以後取富戶實京師多用蘇人孤樹哀談

獨孤信三女俱為后各生周隋唐一朝天子長生周武

帝次生隋煬帝次生唐高祖從古女貴未有盛於獨孤

氏者蓋不止為人間之瑞獨異志

西施越之美女欲見者先輸金錢一文孟子註疏嘉興縣南

有女兒亭勾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於路與

范蠡潛通三年始達於吳遂生一子至此亭其子一歲

能言因名女兒亭越絕書云西施亡吳國後復歸范蠡

因泛五湖而去

吳地記

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凶賊竊疑之未有可證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越金裂其功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真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嗟曰此事正與墨子合杜牧未之審也蓋吳既滅即沈西施於江浮沈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諧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

夷今沈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

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為范蠡之鴟夷

乃墮後人於疑網

丹船總錄

南北竇毅字大武在周為上柱國有女方數歲讀列女傳一過不忘聞隋祖受周禪自投牀下曰恨我非男子不能救舅家難毅掩口曰母妄言赤吾族毅嘗謂夫人曰此女有奇相不可妄與人畫二孔雀於屏間謂婚者射一矢陰約中日李淵最後射各中一目遂以歸之後淵為唐高祖竇氏為后

學圃薈蘓

煬帝自達廣陵沉湎失度每睡須搖頓四體方就一夢

侍兒韓俊娥尤得帝意每寢必召令振聳支節然後成
寢別賜名爲來夢兒他日蕭后誣罪去之帝暇日登迷
樓憶之題云黯黯愁侵骨綿綿病欲成須知潘岳鬢強
半爲多情天中記

先秦以前美人則有少昊之皇娥赤帝女之瓊樹桀之
妹喜紂之妲己有莘氏周穆王之盛淑人昭王之延娟
延娛幽王之褒姒楚王之息媯晉獻公之驪姬秦穆公
之女弄玉惠文之華陽夫人莊襄王之邯鄲姬吳王之
西施鄭旦楚王之鄭袖南威陽文李園妹梁惠王之閻
媵趙武靈王之吳姚燕昭王之旋娟提謨中山侯之陰

后江姬皆在宮掖者也有仍氏青琴毛嬙孔父妻徐吳
犯妹夏徵舒母邾婁顏夫人皆在下者也漢宮掖則戚
夫人慎夫人陳后阿嬌衛后子夫邢夫人尹夫人李夫
人王夫人鈞弋夫人麗娟武帝王昭君元帝趙后飛燕趙婕
妤合德成帝陰后麗華光武甄后郭后薛靈芸莫瓊樹陳尚
衣陳巧笑皆魏文帝趙夫人潘夫人吳主鄧夫人吳主朝姝
麗居洛珍潔華吳主二喬孫策周瑜兩楊后胡嬪芳晉武殷淑
儀宋孝武潘妃玉兒東昏侯馮小憐北齊后主張麗華孔貴嬪陳后
主陳宣華蔡容華隋文帝朱貴兒侯夫人袁寶兒吳絳仙
俱隋武惠妃楊太真唐玄宗王才人武宗兩周后李后兩劉

妃宋徽閨閣則秦羅敷顧夫人張玄江無畏臨川王曹洪

女荀奉倩李勢女桓溫樂昌公主徐德言無雙王客失行則

卓文君鶯鶯非烟號國夫人狄夫人達奚盈盈姬侍則

馮方女表術絳樹魏翔風綠珠宋禕石崇張靜琬孫荆玉羊侃

徐月華修容豔姿元雍雪兒李密阿劉羊鑿紅拂李靖紅綃崔生薛

瑤瑛元載寵姐寧王紫雲李聽女寶李愿解愁潘名伎則霍小

玉李娃楚娘夜來杜韋娘史鳳楚蓮香劉採春皆灼灼

有名者若退之之桃柳樂天之蠻素雖見詞章俊士所

獲寧堪上駟哉舟州別集

齊孤逐女者即墨之女也孤無父母其狀甚醜三逐於

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乃造襄王之門而求見王輟

食而起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五逐於里者少禮何

足為貴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者異類故也

此人必有與人異者遂見與之語而悅之遂以為齊相

妻天中記

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也父名鄴為鄴鄉

亭長母陳氏隨鄴舍於亭傍居生窮賤至夜每聚鄰婦

夜績以麻蒿自照靈芸年至十五容貌絕世鄉中少年

夜來竊窺終不得見咸寧元年谷習出守常山郡聞亭

長有美女而家甚貧時文帝選良家子女以入六宮習

以千金寶賂聘之既得乃以獻文帝靈芸聞別父母歔
歔累日淚下沾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承淚壺
則紅色既發常山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帝以文車
十乘迎之車皆鏤金爲輪輞丹畫其轂軛前有雜寶爲
龍鳳銜百子鈴鏘鏘和鳴響於林野駕青色之牛日行
三百里此牛尸塗國所獻足如馬蹄也道側燒石葉之
香此石重叠狀如雲母其光氣辟惡厲之疾此香腹題
國所進也靈芸未至京師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
車徒咽路塵起蔽於星月時人謂爲塵宵又築土爲臺
基高三十丈列燭於臺下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

地又於大道之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誌里數故行
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
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此七字是妖辭也爲銅表誌
里數於道側是土上出金之義以燭置臺下則火在土
下之義漢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興土上出金是
魏滅而晉興也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玉之輦以
望車徒之盛嗟曰昔者言朝爲行雲暮爲行雨今非雲
非雨非朝非暮改靈芸之名曰夜來入宮後居寵愛外
國獻火珠龍鸞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能勝况乎龍
鸞之重乃止不進夜來妙於鍼工雖處於深帷之內不

無之而之光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

回鑾祚 古文品外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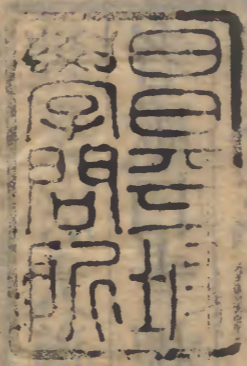
...

...

...

...

...



Small handwritten characters or marks at the bottom left of the left page.

